學統

二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統學

(二)

熊賜履撰

學統卷四

正統

子思子

子思子姓孔、名伋。孔子之孫。伯魚之子也。伯魚以周敬王三十七年、即魯哀公十二年、本生子伋。與孟子思云。子思幼時。孔子閒居。喟然而歎。子思再拜請曰。意子孫不脩將忝祖乎。孔子曰。爾能如此。何憂。伋于進瞻。亟聞夫子之教。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是謂不肖。伋每思之。大恐而不懈也。孔子欣然笑曰。然乎。吾無憂矣。哀公十六年。孔子卒。子思童年。不爲禮君。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閒大者爲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子思獨師事曾子。宗聖祖之學。年十六。適宋。宋大夫樂朔與之言曰。尚書虞夏數四篇善矣。下此。訖于秦費。效堯舜之言爾。殊不如也。子思曰。事變有極。正自當耳。假令周公堯舜更時易處。其書同矣。朔曰。凡書之作。欲以喻民也。簡易爲上。而乃故作難知之辭。不亦繁乎。子思曰。書之意。兼復深奧。訓詁成義。古人所以爲典雅也。昔魯委巷亦有似君之言者。伋答之曰。道爲知者傳。苟非其人。道不貴矣。今君何似之甚也。朔不悅而退。曰。孺子辱吾。其徒請攻之。遂圍子思。宋君聞而救之。子思得免。魯悼公元年。子思歸于魯。先是伯魚卒。其妻嫁于衞。至是死。赴于子思。子思哭于廟。或曰。哭庶氏之母。奚爲于孔氏之廟。蓋嫁母與廟絕。故曰庶也。猶云嫁于庶氏云爾。子思曰。吾過矣。吾過矣。遂哭于

他室。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于子乎觀禮。子盍慎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于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不至焉者跂而及。故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于口者三日。杖而後能起。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于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爾矣。喪、三年以爲極亡。則弗忘矣。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故忌日不樂。悼公二年。子思去魯適衛。曾子謂子思曰。昔吾從夫子遊諸侯。夫子未嘗失禮。而猶其道不行。今觀子有傲世主之心。無乃不容乎。子思曰。時移世易。各有宜也。當吾先君周制雖毀。君臣固位。上下相持若一體。然欲行其道。不執禮以求之。則不能入也。今天下諸侯方欲力爭競招英雄以自輔翼。此則得士則昌、失士則亡之秋也。伋于此時不自高人將下吾。不自貴人將賤吾。舜禹揖讓。湯武用師。非故相詭。乃各時也。齊平公二十五年。子思適齊。齊君嬖臣。美鬚眉。立于側。齊君指之。笑且言曰。假貌可相易。寡人不惜此鬚眉以與先生也。子思曰。非所願也。所願者、惟君脩禮義、富百姓。而伋得寓君之境內。從褰負之列。其惠多矣。無此鬚眉。非所病也。衛敬公元年。子思自齊反衛。衛君館而問曰。先生魯國之士。不以衛之褊小。猶步玉趾而慰存之。願有賜于寡人也。子思曰。臣羈旅于此。而辱君之威尊。亟臨蓽門。其榮多矣。顧未有可以報君者。惟進賢爾。衛君曰。賢固寡人之所願也。願聞先生所以爲賢者。子思曰。君將取士以名耶。抑以實耶。曰必以實。子思曰。衛之東境有李音者。賢而有實者也。衛君曰。其祖父何也。對曰。世農夫也。

衞君乃大笑曰。寡人不好農。農夫之子無所用之。且世臣之子未悉官之也。子思曰。臣稱李音。稱其賢才也。祖父之農何預焉。且周公大聖、康叔大賢、魯衞之祖也。不嘗以農事開國乎。臣固疑君之取士不以實也。衞君默然。子思居衞。適衞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伋去。君誰與守。子思言苟變于衞君曰。其才可將五百乘。衞君曰。吾知其可將。然變嘗爲吏。賦于民。而食人二雞子。故弗用也。子思曰。聖人官人。猶大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何也。其所妨者細也。今君以二卵棄千城之將。豈可使聞于鄰國耶。衞君再拜曰。謹受教矣。時衞君言計是非。而羣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吾觀于衞。所謂君不君、臣不臣者也。公邱懿子曰。何乃如是。子思曰。人主自臧。則衆謀不進。事是而臧之。猶卻衆謀。況和非以長惡乎。夫不察事之是非。而悅人讚己。闇莫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諛求容。諂莫甚焉。君闇臣諂。以居百姓之上。民弗與也。若此不已。國無類矣。于是謂衞君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衞君曰。何。子思曰。君出言自以爲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自以爲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羣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詩云。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其衞之謂乎。衞君問于子思曰。寡人之政何如。對曰。無非。衞君曰。寡人亦望其如此也。子思曰。希旨容媚。則君親之。中正弼非。則君疏之。夫能富貴貧賤人者。君也。朝廷之士。孰肯舍所以見親、而就所以見疏者乎。故競求射君之心。而莫敢非君之非者。此臣所以無非也。衞君曰。然乎。寡人今知過矣。衞君謂子思曰。道大難明。非吾所能也。今欲學術。何如。子思曰。體道者逸而不窮。任道者勞

而無功。衞君曰善。衞公子交見于子思曰。先生聖人之後。執淸高之操。天下君子。莫不服先生之大名也。交雖不敏。竊慕下風。幸先生顧恤之。子思曰。公子不至也。大淸高之節。不以私自累。不以利煩意。今公子紹康叔之緒。處戰伐之世。當務收英雄、保疆土。非脩匹夫之行之時也。衞敬公十一年。子上雜所習。請于子思。子上者。子思之子白也。子思曰。先人有訓焉。學必由聖。所以致其才也。礪必由砥。所以致其刃也。故夫子之教。必始于詩書。而終于禮樂。雜說不與焉。又何請。子思謂子上曰。白乎。吾嘗深有思而莫之得也。于學則寤焉。吾嘗企有望而莫之見也。登高則覩焉。是故雖有本性。而加之以學。則無惑矣。又謂子上曰。有可爲公侯之尊。而富貴人衆不與焉者。非惟志乎成其志者。非惟無欲乎。夫錦繢紛華。所服不過溫體。三牲太牢。所食不過充腹。知以身取節者。則知足矣。苟知足。則不累其志矣。子思受業門人縣子、羊客、申祥、曾申之徒。時問業焉。子思曰。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身敬也。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體全。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淸且明。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正。卒勞百姓。又曰。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言有枝葉。又曰。君子以心導耳目。小人以耳目導心。衞敬公十六年。子思記魯論。卽論語也。衞昭公三年。子思居衞。衞人釣于河。得鰥魚焉。其大盈車。子思聞之。歎曰。鰥雖難得。貪以死餌。士雖懷道。貪以死祿。又曰。不取于人謂之富。不辱于人謂之貴。不取不辱。其于富貴庶矣哉。又曰。繁于樂者重于憂。厚于味者薄于行。君子同則有樂。異則有禮。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

白之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汚則從而汚。伋則安能爲伋也。妻者則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者則不爲白也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是時魏文侯雅好賢。以卜子夏爲師。友段干木。過其廬。未嘗不式也。敬田子方。子思時隱居于衞。而文侯不能師。君子少之。費惠公曰。吾于子思則師之矣。子思曰。堯舜不降席而天下治。桀紂不降席而天下亂。又曰。禽獸成羣。竹木遂長。道上顏行而不拾遺。睥者餘餱宿之隴首。其歌樂而無謠。其哀哭而無聲。至德之世也。子思縕袍無裏。二旬而九食。田子方遺之狐白裘。子思辭曰。伋聞之。妄與不若棄物于溝壑。伋雖貧。不忍以身爲溝壑。是以不敢當也。或謂子思曰。子取人粟而辭吾酒酺。是辭少而取多也。子思曰。然。伋不幸而貧于財。至乃困乏將恐絕先人之祀。夫受粟爲周乏也。酒酺則所以飲宴也。方乏于食而乃飲宴。非義也。吾度義而行爾。豈以爲介哉。衞愼公五年。子思在衞。魯元公卒。縣子謂子思曰。子雖未臣魯。父母之國也。先君宗廟在焉。奈何弗服。子思曰。禮不得也。縣子曰。請問之。子思曰。臣而去國。君不埽其宗廟。則爲之服。吾既無列于魯。而祭在衞。吾何服哉。寄臣而服所寄之君。則舊君無服。明不二君之義也。魯穆公元年。子思自衞反魯。時年已七十餘矣。穆公以公儀休爲相。泄柳申詳爲臣。而特尊禮子思。穆公問于子思曰。吾國可與乎。子思曰。可。曰。爲之奈何。對曰。君與大夫慕周公伯禽之治。行其政化。開公家之惠。杜私門之利。結恩百姓。脩禮鄰國。其興也勃然矣。又問曰。立太子有常乎。曰。有之。在周公之典。穆公曰。昔文王舍適而立其次。徽子舍孫而立其弟。是何法也。子思曰。殷人質而尊其尊。故立弟。周人文而親其親。故立子。故立制垂法。順之爲貴。

魯人有公儀潛者。樂道好古。恬于榮利。子思與之友。穆公因謂子思曰。公儀子必輔寡人三分魯國而與之一。子其言之。子思曰。如君之言。則公儀子愈所以不至也。君若饑渴待賢。納用其謀。雖蔬食飲水。伋亦願在下風。今徒以高官厚祿釣餌君子。無信用之意。公儀子之智若魚鳥。可也。不然。彼將終身不躡乎君之庭矣。且臣不佞。又不任爲君操竿下釣以蕩守節之士也。穆公問曰。縣子言。子之爲善。不欲人譽己。信乎。子思對曰。非臣之情也。臣之脩善。人知之而譽臣。是爲善有助也。此臣之所願而不可得者也。修善而人莫知。則必毀臣。是爲善受毀也。此臣之所不願而不可避者也。若曰不欲人知。恐人譽己。臣以爲斯人也者。非虛則愚也。子思曰。百心不可以得一人。一心可以得百人。穆公三年。子思在魯。穆公謂子思曰。寡人嗣先君之業三年矣。未知所以爲令名者。願先生教之。子思曰。君有惠百姓之心。莫如除一切非法之事。毀不居之室。以賜窮民。奪嬖寵之祿。以賑困匱。無令人有悲怨。抑亦可乎。穆公曰。諾。穆公問曰。爲舊君反服。古與。子思對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又何反服之禮之有。穆公五年。齊田會以廩邱叛。田氏閭邱温欲以其邑適魯。穆公謂子思曰。子能懷之。則寡人割邑如其邑以賞子。子思曰。伋雖能之。義所不爲也。彼爲人臣。君將顛。弗能扶而叛之。逆臣制國。弗能以其衆死而逃之。此罪誅之人也。伋縱不能討。而又要利以召姦。非忍行也。穆公亟見于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蓋

自是臺無餽也。穆公欲以爲相。時臣皆世襲榮寵。遽相傾難。不以德訓。乃歎曰。若爲相而不能行吾道。恥也。遂不受。老萊子聞穆公將相子思。曰。若子事君。將何爲乎。子思曰。順吾性情。以道輔之。老萊子曰。不可順子之性也。子性剛而傲。非人臣也。子不見夫齒乎。齒剛則相磨。舌柔終不敝。子思曰。吾不能爲舌。故不能事君。子思乃作中庸。以述聖祖之業。其首章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必愼其獨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又爲傳三十三章。舉夫天人性命之理、神聖功化之極、悉發揮無餘蘊焉。語具中庸。穆公問曰。子之書。記夫子之言。或以爲子之辭。子思曰。臣所記臣祖之言。或親聞之者。或聞之于人者。然不失其意焉。且君之所疑者何。穆公曰。于事無非。子思曰。無非。所以得臣祖之意也。又何疑焉。穆公不能用子思爲政。子思請行。穆公曰。天下之主。亦猶寡人也。去將安之。子思曰。蓋聞君子猶鳥也。疑之則舉。今君既疑矣。又以己限天下之君。竊以爲言之過也。胡毋豹謂子思曰。子好大。世莫能容子也。子盍隨時乎。子思曰。大非所病。所病不大也。凡求容于世。爲行道也。假道求容。又何行焉。大不見容。命也。毀大求容。罪也。吾弗改矣。魯穆公六年。卽周威烈王二十二年。子思卒于衞。年八十。或以爲六十有二。或又曰百餘歲云。然自子思沒後。而楊墨之徒。駸駸然各馳其說于天下矣。辭而闢之。宜孟氏之不能已也。子思歸葬于孔子墓南。宋崇寧中。封沂水侯。咸淳中。封沂國公。配食孔廟。明嘉靖中。改稱述聖子思子。賜子孫世襲

博士一員。

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

又曰。鳶飛戾天。魚躍於淵。此一段子思喫緊爲人處。與必有事焉而勿正之意同。活潑潑地。會得時活潑潑。會不得。是弄精神。

龜山楊氏曰。孔子歿。獨曾子之後。子思孟子之傳。得其宗。子思之學。中庸是也。

延平李氏曰。方其未發。性也。及其發而中節。情也。孟子曰性善。又曰情可以爲善。其說蓋出于子思。

屏山劉氏曰。子思之學。見于中庸。夫喜怒哀樂。與生俱生。子思約此以明中。非舍此而中可得也。唐李翺自謂子思中庸之學。著復性三篇。異乎吾所聞矣。其說曰。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情者。妄也。邪也。妄情滅息。本性清明。又曰。循理而動。所以教人忘嗜慾。歸性命之道也。迹其推衍。大約以滅情爲言。然非子思中庸之學也。

朱子曰。曾子學于孔子。而得其傳。子思又學于曾子。而得其所傳于孔子者。既而懼其傳之久遠而或失其眞也。于是作爲中庸之書。

又曰。子思作中庸。首三句乃天地萬物之大本大根。萬化皆從此出。人若能體察。方見聖賢所說道理皆

從自己胸中流出、不假他求、

又曰、人之所以爲人、道之所以爲道、聖人之所以爲教、原其所自、無一不本于天、而備于我、學者知之、則其于學知所用力、而自不能已矣、故子思首發明之、讀者所宜深體而嘿識也、

又曰、子思作中庸、以三言著于篇首、雖曰姑以釋夫三者之名義、然學者能因其所指、而反身以驗之、則其所知、豈獨名義之間而已哉、蓋有得乎天命之說、則知天之所以與我者、無一理之不備、而釋氏之所謂空者、非性矣、有得乎率性之說、則知我之所得乎天者、無一物之不該、而老氏之所謂無者、非道矣、有得乎脩道之說、則知聖人之所以教我者、莫非因其所固有、而去其所本無、背其所至難、而從其所甚易、而凡世儒之訓詁辭章、管商之權謀功利、老佛之清淨寂滅、與夫百家衆技之支離偏曲、皆非所以爲教矣、

又曰、中庸首章、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首明道之本原出於天、而不可易、其實體備於己、而不可離、次言存養省察之要、終言聖神功化之極、蓋欲學者於此反求諸身、而自得之、以去夫外誘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楊氏所謂一篇之體要是也、

朱子序中庸章句曰、中庸何爲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于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

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以加于此哉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爲君皐陶伊傅周召之爲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反有賢于堯舜者然當是時見而知之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及曾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遠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眞也于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互演繹作爲此書以詔後之學者蓋其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曰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其曰擇善固執則精一之謂也其曰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也世之相後千有餘年而其言之不異如合符節歷選前聖之書所以提挈綱維開示蘊奧未有若是之明且盡者也

又曰中所以狀性之德而形道之體和所以語情之正而顯道之用子思欲學者于此識得心也心也者妙性情之德也所以致中和立大本而行達道者也天理之主宰也蓋心包性情性是體情是用心字是一箇字母故性情皆從心

問中和者性情之德也寂感者此心之體用也此心存則寂然時皆未發之中感通時皆中節之和心有不存則寂然木石而已大本有所不立也感通馳騖而已達道有所不行也子思教人動靜一主于敬戒謹恐懼而謹之于獨則此心存而寂感無非性情之德也朱子曰是

又曰子思別無可考只孟子所稱如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再拜稽首而不受如云事之云乎豈曰

友之云乎之類。這是甚麼樣剛毅。

朱氏公遷曰。大抵子思爲人方正而嚴毅。上可以見曾子之所傳。下可以見孟子之所傳。

雲峯胡氏曰。唐虞三代之隆。斯道如日中天。中庸可無作也。至孔子時。始曰攻乎異端。然其說猶未敢盛行。至子思時。則有可憂者矣。憂異端之得肆其說。所以憂道學之不得其傳也。

又曰。子思中庸。全體大用之書。首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是由體之一。而達于用之殊。末復合爲一理。是由用之殊。而歸于體之一。放之則彌六合。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心之用也。卷之則退藏於密。寂然不動。心之體也。此乃孔門傳授心法。故于心之體用備焉。

又曰。孟子性善之論。自子思中庸首一句來。然須看開端一天字。程子曰。中庸始言一理。末復合爲一理。所謂一理者。卽此一天字。又曰。萬物各具一理。萬理同出一原。所謂一原者。卽此一天字。按朱子曰。穀梁言天。不以地對。所謂天者。理而已。成湯所謂上帝降衷。子思所謂天命之性是也。是爲陰陽之本。而其兩端循環不已者爲之化焉。

又曰。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子思之論。蓋本于此。但易先言道而後言性。此道字是統體一太極。子思先言性而後言道。此道字是各具一太極也。

又曰。子思子中庸。首章獨提此一中字。卽周子所謂無極而太極也。末又約而歸之于無聲無臭。卽周子所謂太極本無極也。子思始引夫子之言曰。中庸之德。其至矣乎。衆人之所可至也。末言中庸之極功。故

以不顯之德贊其至聖人之所獨至也。然聖人之所以爲德之至者。不過敬之至而已。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故此書以愼獨戒懼始終焉。

東陽許氏曰。朱子曰。繼往聖。開來學。是明夫子教人。亦是述上古聖聖相傳者爾。則子思所憂。豈專指夫子之教哉。

又曰。子思中庸。以無聲臭形容不顯之妙。則聖人妙道幾于虛無。而曰上天之載。此所以爲聖人之道也。君子惟能愼獨。又于不覩不聞而戒懼。不使心之所存所發有一毫不誠。久而此心渾然天理。人莫之知。但見其應事接物、從容中道、與天爲一爾。則不顯之妙也。此所謂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也。

西山眞氏曰。生之謂性、以氣言者也。天命之謂性、以理言者也。以氣言之。則人物所稟之不同。以理言之。則天之所命、一而已矣。然則虎狼之搏噬、馬牛之踶觸、非道耶。曰子思之所謂率性云者。循其天命之性也。若有搏噬踶觸。則氣稟之所爲。而非天命之本然矣。豈獨物爲然。凡人之爲善者。皆循天命之性也。其爲不善。則發乎氣稟之性矣。

又曰。孟子七篇之書。出于中庸者非一。其曰四端云者。則未發之中、中節之和也。蓋仁義禮智、性也。所謂大本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所謂達道也。其曰禹稷顏子同道、孔子仕止久速者。則君子而時中也。其曰鄉原亂德者。則小人無忌憚也。其曰子莫執中者。時中之反也。其曰孟施舍北宮黝之勇者。南北方之彊也。其曰仁義禮智之實。則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

其曰堯舜性之、湯武反之。則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也。其曰天下國家之本在身。則爲天下國家有九經也。至於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一章之義。悉本于中庸。尤足以見淵源之所自。

雙峯饒氏曰。子思率性之謂道一語。專爲訓道名義。蓋世之言道者。高則入于荒唐。卑則滯于形器。入于荒唐。則以爲無端倪之可測識。老莊之論是也。滯于形器。則以爲是人力之所安排。告荀之見是也。是以子思于此。首指其名義以示人。言道者非他。乃循性之謂也。

又曰。道者、率性之謂。其體用具在吾身。敬者、所以存養其體、省察其用。乃體道之要也。戒懼、存養之事。愼獨、省察之事。中庸始言戒懼愼獨。而終之以篤恭。皆敬也。中庸以誠爲一篇之體。要惟其敬。故能誠。

新安陳氏曰。前聖如舜。首言道言教。而未言命性。至商湯君臣。始言天之明命。又曰。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雖包涵命性道教之意。未始別白融貫言之。至孔子傳易曰。各正性命。一陰一陽之謂道。繼善成性。習教事教。思無窮。然言命自命、性自性、道、教亦然。至子思子。始言性本于命、道率乎性。教脩乎道。發前聖未發之蘊。以開示後世學者于無窮。

又曰。中庸之書。造聖道之閫奧。其首章。子思子自著之格言也。首三句祖述湯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之言。而推明性道教之三字。血脈貫通。名義精當。則實過之。眞是發從古聖、賢之所未發。愼獨、曾子雖嘗言之。然只就意之動處言之爾。前一截、靜時工夫、未之言也。子思先就戒懼處言靜時之涵養、方就愼獨處言動時之省察。動靜相涵。交致其力。視曾子之言。益加密焉。亦本其所已發。

而盡發其所未發也。自古書中多言無過不及之中、中之用爾。子思則先言未發之中、以見中之體、後言時中之中、以見中之用。言未發之中、本體淵深、除中庸外、他固罕見。豈非亦發前古聖賢之所未發乎。靜致其中、動致其和、極其功至于位天地育萬物、參贊化育之大功。其本原實自存養天理、遏絕人欲者基之。精乎大哉。一章大旨有本原、有工夫、有功用。歷選聖賢之書、無能背之者。其有功于道統之傳、萬世實不可磨云。

番陽李氏曰。中庸一書、性道教三言爲一篇之綱領。而道之一字爲三言之綱領。道由性而出、言道而不言性、則人不知道之本原。而或索之于淺近。道由教而明、言道而不言教、則人不知道之功用。而或索之于高虛。言性于道之先、言教于道之後。而下卽繼之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子思子立言之旨、可得而識矣。

勿軒熊氏曰。按大學誠意章言愼獨。子思傳授、蓋本于此。

整庵羅氏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子思此言、所以開示後學。最爲深切。蓋天命之性、無形象可覩、無方體可求。學者猝難理會。故卽喜怒哀樂以明之。夫喜怒哀樂、人人所有而易見者。但不知其所謂中。不知其爲天下之大本。故特指以示人。使知性命卽此而在也。上文戒愼恐懼、卽所以存養乎此。然知之未至、則所養不能無差。或陷于釋氏之空寂矣。故李延平教人須于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卽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李之此指、蓋得之羅豫章。羅得之楊龜山。楊乃程門高弟。其來固有自矣。程伯子嘗言。

學者先須識仁。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叔子亦言。勿忘、勿助長、只是養氣之法。如不識。怎生養。有物始言養。無物又養箇甚。由是觀之。則未發之中。安可無體認工夫。雖叔子嘗言。存養于未發之時則可。求中于未發之前則不可。此殆一時答問之語。未必其終身之定論也。且以爲既思卽是已發。語亦傷重。思乃動靜之交。與發于外者不同。推尋體認。要不出方寸閒爾。伯子嘗言。天理二字。是自家體貼出來。又云。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之閒。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出則不是。若非其潛心體貼。何以見得如此分明。學者于未發之中。誠有體認工夫。灼見其直上直下。眞如一物之在目。斯可謂之知性也已。亹亹焉戒懼以終之。庶無負子思子所以垂教之深意乎。

又曰。鳶飛魚躍之三言。誠子思喫緊爲人處。復言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則直窮到底矣。蓋夫婦居室。乃生生化化之源。天命之性于是乎成。率性之道于是乎出。天下之至顯者。實根于至微也。聖賢所言。無非實事。釋氏旣斷其根。化生之源絕矣。猶譊譊然自以爲見性。性果何物也哉。

高景逸曰。性可默識。不可言求。何者。性無形體。安得以言形之。惟吾夫子以中庸二字言性。故中庸首言天命之謂性。末言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中庸一書。只說得一性字而已。非夫子不能傳此二字。非子思不能傳此一書。

又曰。唐虞言中。至子思始明之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萬古于此明中。于此明性。于此明道。朱子謂子思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信哉。

又曰。非仲尼則堯舜之道不傳。非子思則仲尼之道不傳。所傳何道也。中庸也。非未發一語。則中庸之道不傳。一語爲千古知性之竅。知此之謂知性。復此之謂復性。盡此之謂盡性。

愚按。子思師事曾子。紹述聖祖之傳。宏大剛毅。卓然身任斯道之責。厥功鉅矣。而其明道之微言。則在于中庸一書。蓋中庸之道。一誠而已矣。誠者。實理之謂也。此理塞上塞下。亘古亘今。大而無外。小而無內。前乎無始。後乎無終。皆此理爲之充周。爲之通貫。無在不有。無時不然。欲遺之而不能。欲閒之而不得。故曰不可須臾離也。學者于此。始焉有求誠之方。繼焉有存誠之要。由乎知能飲食之常。至于參贊位育之大。用力于不覩不聞之微。深造乎無聲無臭之妙。無一纖之或遺。無一息之或閒。其理至實而無妄。其功至一而不雜。大端不越中庸所謂擇善固執。學、問、思、辨、行五者而已。乃若先儒所云未發時氣象一語。不善觀之。則易馳其心于茫蕩不可知之域。以至索隱行怪。流而爲無忌憚之小人。此毫釐千里之闕。不可不察者也。善哉。君子之言曰。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其味無窮。皆實學也。朱子之言曰。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中庸。而楊慈湖則曰。子思不能無我。中庸之書不能無意。如慈湖之云。必將如禪家一切斷滅。言思路絕。而後爲聖人。絕四之學耶。至漢之胡廣、唐之呂溫、柳宗元。並竊中庸之名。而復性滅情。如李翺亦自以爲與于子思之學。嗚乎。斯皆中庸之罪人也已。

學統卷五

正統

孟子

孟子名軻、字子輿、一字子車。魯公族孟孫之後也。魯公伯禽而下。九世曰桓公。桓公生莊公及三家。三家者皆桓公庶子也。初以仲、叔、季爲氏。其後加以孫。蓋公子之子。稱公孫也。仲曰慶父。後改爲孟。蓋庶子自爲長少。不敢與莊公爲伯仲叔季。公孫不敢祖諸侯也。其後子孫因以孟爲姓。世居于鄒。故爲鄒人。有孟激、字公宜者。娶仉氏。以周安王十七年四月初二日生孟子。孟子生三歲而父激卒。母有賢德。挾其子以居。始舍近墓。孟子嬉戲爲墓間事。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去舍市中。孟子嬉戲爲賈衒事。母曰。亦非所以居子也。遂徙舍學宮之旁。孟子乃嬉戲設俎豆、揖讓進退。母曰。此眞可以居子矣。遂定居焉。東家殺豚。孟子問其母曰。殺豚何爲。母曰。欲啖汝。既而悔曰。吾懷妊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之也。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也。乃買豚肉以食之。明不欺也。稍長。受業子思之門人。一日就學而歸。母方績。問曰。學何所至矣。孟子曰。自若也。母以刀斷織。孟子懼。問其故。母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織矣。夫君子學以立名。問以廣知。是以居則安寧。動則遠害。今而廢之。是不免于斯役。而無以離于禍患也。何以異于織績而食。中道廢而不爲。寧能食其子而長不乏食哉。孟子懼。遂旦夕勤學不輟。周顯王三年。孟子娶由氏。

既娶。將入私室。其婦袒而在內。孟子不悅。遂不入。婦辭母求去。曰。妾聞夫婦之道。私室不與焉。今者妾竊惰其室。夫子見妾而勃然不悅。是客妾也。婦人不義。蓋不客宿。請歸父母。于是母召孟子而謂之曰。夫禮。將入門。問孰存。所以將敬也。將上堂。聲必揚。所以戒人也。將入戶。視必下。恐見人過也。今子不察于禮而責于人。不亦遠乎。孟子遂謝過。留其婦。時孟子立志願學孔子。治儒術。嘗曰。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又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周顯王十三年。孟子在鄒。齊人公孫丑、萬章之徒皆受學。于是明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顏曾子思之道。以誨門人。周顯王二十三年。孟子在鄒。時年四十矣。善知言養氣之學。隱居求志。不動于心。而從遊者日衆。曹交者。曹君之弟也。至鄒問道。孟子詳告之。交欲假館于鄒君。留而受業于門。孟子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爾。子歸而求之。有餘師。鄒與魯閔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如之何則可。孟子曰。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是時鄒日微。穆公不能用孟子。孟子亦將歷聘諸國矣。周顯王三十一年。孟子適宋。語宋臣戴不勝。廣進善、戴盈之去關市之征。宋臣不能從。有告子者。實不知性。而妄言性。曰。性猶杞柳也。又曰。性猶湍水也。又曰。食色性也。又曰。生之謂性。孟子并開示之。大都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孟子曰。性善。告子禪宗。而孟子儒宗也。周顯王三十二年。孟子在宋。時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周顯王三十三年。時梁惠王卑禮厚幣以招賢者。孟子乃至梁。見惠王。惠王問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

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惠王問孟子曰晉國天下莫彊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畊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他日惠王立沼上顧鴻雁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孟子曰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周顯王三十五年梁襄王元年也孟子以道不行欲去梁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子是去梁反鄒不見諸侯者蓋數年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爲也孟子曰子過矣枉己者未嘗能直人者也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古者不爲臣不見萬章又問孟子曰庶人不傳質爲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爲也哉曰爲其多聞也爲其賢也曰爲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爲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周顯王三十九年孟子居鄒時滕定公薨世子使然友之鄒問喪禮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饘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周顯王四十二年孟子應聘至滕文公問爲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文公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既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汚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

祿可坐而定也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又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自宋之滕以文公將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爲氓陳相見孟子道許行竝畊之說孟子曰是率天下而路也相又述市賈之說孟子曰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爲僞者也惡能治國家于是反覆闢之然滕井地之政卒不果行滕更者滕文公之弟也及門問業而孟子不答公都子疑之孟子曰挾貴挾賢挾長挾有勛勞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周顯王四十六年孟子在滕滕小而弱介于齊楚兩大之間文公以事齊楚爲問孟子告以守國之義明年齊人將築薛以備楚薛滕之近鄰也文公恐其逼也問計于孟子孟子復告以遷國世守之義孟子知滕之終不能存也尋反于鄒明年遂適齊時周顯王四十八年而齊宣王二十五年也時宣王喜文學遊說之士騶衍淳于髡田駢騶奭接子愼到環淵之徒聚稷下者七十餘人不治而議議號稷下學士開第康莊之衢以尊寵之宣王雅聞孟子名使人瞷之儲子以告孟子曰何以異于人哉堯舜與人同耳無何宣王以孟子爲上大夫上大夫者賓師之位也卽所謂客卿也孟子三見宣王而不言事門人問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而其餘自可理也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曰以齊王猶反手也奚管晏之足云問如此則動心否乎曰否我四十不動心蓋孟子年已六十餘矣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孟子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無已則王乎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宣王見孟子於雪宮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

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是時宣王壁信王驩及鄒衍淳于髡之徒。孟子進見有時。乃歎曰。無惑乎王之不智也。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于是謂宣王曰。爲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爲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爲不勝其任也。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汝所學而從我。則何如。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雕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汝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雕琢玉哉。孟子出弔於滕。以文公卒也。宣王使王驩爲輔行。驩朝暮見孟子。反齊滕之路。而未嘗與言行事。蓋絕之深也。然而驩嚮益心害孟子矣。孟子以道不行于齊。又母老。有憂色。擁楹而歎。母問曰。子何憂也。對曰。軻聞之。君子稱身而居位。不爲苟得。不貪榮祿。今道不用于齊。願行。而母老。是以憂也。母曰。婦人之道。年少則從父母。出嫁則從夫。夫死則從子。禮也。今子成人也。而我老也。子行乎子義。我行乎我禮。何憂乎。于是孟子將欲奉母以歸。而母乃卒矣。遂以母喪去位。歸葬焉。越三年。孟子居憂服除。乃反于齊。見宣王于崇。而不受祿。有去志也。時王驩寵倖日盛。進用爲右師。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人爭趨奉之。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孟子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敖以我爲簡。不亦異乎。蓋孟子之遠王驩。不惡而嚴有如此。齊臣蚔鼆爲士師數月。而無所言。孟子諷之。蚔鼆諫於王而不用。致爲臣而去。齊人以譏孟子曰。所以爲蚔鼆則善矣。所以自爲。則吾不知也。孟子曰。我無官守。我無言責。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是

時。燕王噲讓國于其相子之。而國大亂。齊臣沈同者。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蓋言燕之可伐。而不言齊之可伐燕也。無何。齊人伐燕。取之。樂毅謂趙王曰。請以河東易燕地于齊。趙有河北。齊有河東。是二國親也。以河東之地彊齊。以燕趙輔之。天下憎之。必皆事王以伐齊。是因天下以破齊也。趙王曰。善。乃以河東易齊。楚魏果憎之。遂令淖滑、惠施之楚。請伐齊以存燕。宣王問計于孟子。孟子曰。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宣王不能用。燕人果畔。宣王自以爲慙於孟子云。一日。宣王託疾召孟子。孟子亦稱疾不朝。明日。景子曰。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遂致爲臣而歸。以道終。不行于齊故也。而宣王乃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曷爲我言之。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孟子曰。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爲欲富乎。遂去齊。居休。謂公孫丑曰。久於齊。非我志也。去休。宿於晝。有欲爲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臥。然猶三宿而後出晝。冀齊王之或悔而追也。尹士譏之曰。是何濡滯也。高子以告。孟子曰。夫尹士惡知予哉。王由足用爲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他日。又謂充虞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哉。孟子過魯。時平公四年也。會魯欲使樂正子爲政。孟子聞之。喜而不寐。公孫丑問曰。

夫子奚喜也。曰。其爲人也。好善。曰。好善足乎。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南陽者。魯之中都也。先是爲齊所侵。至是平公欲因齊湣王之亂。興師伐齊。以取所謂南陽者。而顧以愼子爲將軍。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于堯舜之世。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愼子不悅。其事亦寢不行。平公于是將見孟子。嬖人有臧倉者。沮之。孟子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遂適宋。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子以爲泰乎。是時宋王偃者。嘗滅滕伐薛。敗齊楚魏之兵。廣地數百里。欲霸于諸侯。然偃實無道。諸侯皆目爲桀宋。雖二戴亦不能容。二戴者。卽盈之不勝也。孟子度不能有爲於宋。遂反于鄒。爲歸老計矣。當是時。秦用商鞅。富國彊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于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子乃述唐虞三代之德。則見以爲迂遠而闊于事情。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其論心。則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又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又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正路而不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

哉。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又曰。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謂大人而已矣。又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又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又曰。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爲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爲。有牿亡之矣。牿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此豈人之性也哉。故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又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又曰。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無喪爾。又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又曰。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又曰。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禮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爾。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又曰。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踰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又曰。豈惟口腹有饑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人能無以饑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不爲憂矣。又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其論性。則曰。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又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又曰。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

其生色也。粹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又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又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逸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又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其論道。則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又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又曰。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又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又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又曰。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又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其論學。則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又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其論治。則曰。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又曰。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又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又曰。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其論聖人。則曰。聖人與我同類者。又曰。人皆可以爲堯舜。蓋是時聖遠言湮。異端蠭起。孟子不得已。以闢聖道。正人心爲己任。七篇之中。于所謂尊王賤霸。崇正闢邪。尤三致意焉。其尊王賤霸。則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又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之民。皞皞如也。又曰。以力假仁者伯。伯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又曰。五伯者。三王之罪人也。又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而謂我願之乎。又曰。公孫衍張儀妾婦之道也。其崇正闢邪。則曰。

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子莫執中。執中爲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又曰。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又曰。墨者夷之。以薄爲其道也。又曰。白圭之道。貊道也。又曰。許子是亂天下也。又曰。陳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又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又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又曰。惡鄉愿。恐其亂德也。故當時皆以謂孟子好辨。而孟子則又示之曰。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嗚乎。孟子之爲天下萬世計至深遠矣。其不得已之苦心。千載而下。猶可想見云。孟子又序堯舜以來相傳之統。而曰。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蓋以明其身任斯道之傳。而又俟後聖于無窮也。周赧王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孟子卒于鄒。葬于四基山之陽。子睾受學于公孫丑。著書論詩。毛萇詩傳嘗引其語云。史記云。卽孟仲子。宋封孟子鄒國公。元稱亞聖。明稱亞聖孟子。賜子孫世襲博士一員。至今孔孟竝稱云。

韓子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之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

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楊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

又曰。孟氏醇乎醇者也。

又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末益分。惟孟軻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于曾子。自孔子歿。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

又曰。揚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什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夷狄而言侏離矣。

皮氏日休曰。孟子之文。繼乎六藝。光乎百代。眞聖人之徵者也。嗚乎。世之士。以湯武爲逆取。以楊墨爲邃智。其不讀孟子乎。

孫氏奭曰。總羣聖之道者。莫大乎六經。紹六經之教者。莫尚乎孟子。孟子挺名世之才。秉先覺之志。拔邪樹正。高行厲辭。其言精而贍。其旨淵而通。致仲尼之教。

程子曰。孟子有功于道。爲萬世之師。其才雄。

又曰。人須有顏子之德。則孟子之事功自立。孟子者。禹稷之事功也。昔者禹以其身拯天下之溺。而孟軻

以其道拯人心之溺。其事雖異。其于救世則同。此韓愈所以謂功不在禹下也。

又曰。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述事之言。孟子言己志有德之言也。論聖人之事。造道之言也。

又曰。孟子之言善者。乃極本窮源之性。孟子有大功于世。以其言性善也。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

又曰。孟子有功于聖門不可勝言。仲尼只說仁字。孟子開口就說仁義。仲尼只說箇志。孟子便說出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

或問程子曰。孟子還可謂聖人否。曰。未敢道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

又曰。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孔子聖之時者也。故知易者莫如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無義戰。春秋、天子之事也。故知春秋者莫如孟子。

又曰。孔子之時。周室雖微。天下猶知尊周之爲義。故春秋以尊周爲本。至孟子時。七國爭雄。天下不復知有周。而生民之塗炭已極。當是時。諸侯能行王道。則可以王矣。此孟子所以勸齊梁之君也。

又曰。楊氏爲我。疑于義。墨氏兼愛。疑于仁。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闢楊墨爲其惑世之甚也。

又曰。當是之時。天下之人。惟利是求。而不復知有仁義。故孟子言仁義而不言利。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此聖賢之心也。

又曰。孟子之論王道。可謂實矣。

又曰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

又曰孟子泰山巖巖氣象

又曰孟子儘雄辨

范氏曰孟子事齊梁之君論道德則必稱堯舜論征伐則必稱湯武蓋治民不法堯舜則是爲暴行師不法湯武則是爲亂豈可謂吾君不能而舍所學以殉之哉

邵子曰知易者不必引用講解人能用易是爲知易孟子可謂善用易者也

龜山楊氏曰道之不行久矣自周衰以來處士橫議儒墨異同之辨起而是非相勝非一日也孟子以睿智剛明之材出于道學陵夷之後非堯舜之道不陳於王前非孔子之行不行于身思以道援天下紹復先王之令緒其自任可謂重矣當是之時人不知存亡之理恃彊威弱挾衆暴寡以謂久安之勢在此而已夫由其道則七十里而興不由其道雖天下而亡古今之常理也彼方恃彊挾衆而驟以仁義之言誘之動逆其所順則不悟其理者宜其迂闊而不足用也故轍環于齊魯晉宋之郊而道終不行亦其勢然矣雖膏澤不下於民其志不施於事業而世之賴其力亦豈鮮哉方世衰道微使儒墨之辨息而姦言詖行不得逞其志無君無父之教不行于天下而民免于禽獸則其爲功非小矣古人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亦足爲知言也

又曰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爲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從心出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爲者矣大學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故孟子逢人只道性善歐陽永叔卻言聖人教人性非所先誤矣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爲萬世法只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

又曰梁王顧鴻雁麋鹿以問孟子孟子因以謂賢者而後樂此至其論文王夏桀之所以異則獨樂不可也孟子之言常于毫髮之間剖析利害之所在使人君化焉而不自知夫如是其在朝則可以格君心之非而其君易行矣

和靖尹氏曰趙岐謂孟子通五經尤長于詩書岐未爲知孟子者某謂孟子精通于易孟子踐履處皆是易也試讀易一遍然後看孟子便見

問晁以道謂以孔子賢于堯舜私孔子也以孟子配孔子卑孔子也此語如何和靖曰不須如此較優劣惟韓退之說得最好自堯舜相傳至孔子孟軻死不得其傳便是

又曰學者于是非之原毫釐有差則害流于生民禍及于後世故孟子辨邪說如是之嚴而自以爲承三聖之功也當是時方且以好辨目之是以常人之心而度聖賢之心也

上蔡謝氏曰。孟子以身任道。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所至王侯分庭抗禮。壁立萬仞。誰敢正覷。著非孟子恁地手腳。也撐拄此事不去。

又曰。孟子之才甚高。

五峯胡氏曰。孟子生世之大弊。承道之至衰。蘊經綸之大業。進退辭受。執極而不變。用極而不亂。屹然獨立于橫流。使天下後世。曉然知彊大威力之不可用。士所以立身。大夫所以立家。諸侯所以立國。天王所以保天下。必本于仁義也。偉哉。

又曰。孟軻氏閑先聖之道。慨然憂世。見齊梁之君。開陳理義。提世大綱。一埽東周五霸之弊。發興衰撥亂之心。其傳聖人之道。純乎純者也。

又曰。孟子云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自孟子而後。天下之人。能立身建功就事者。其言其行。豈不皆有合于道。然求如孟子知性者。不可得也。

朱子曰。孟子如大匠把得繩墨定。千門萬戶自在。

問。孟子露其才。蓋亦時然而已。豈孟子亦有戰國之習否。朱子曰。亦是戰國之習。如三代人物。自是一般氣象。左傳所載春秋人物。又是一般氣象。戰國人物。又是一般氣象。

答林擇之曰。近略整頓孟子說。見得此老直是把得定。但常放教到極險處。方與一斡轉。斡轉後。便見天理人欲直是判然。非有命世之才。見道極分明。不能如此。

答呂伯恭曰。如孟子論愛牛制產。本末雖殊。然亦聲其說于立談之間。大抵聖賢之言。隨機應物。初無理事精麤之別。其所以格君心者。自其精神力量有感動人處。非爲恐彼逆疑吾說之迂。而姑論無事之理以嘗試之也。若必如此。則便是世俗計較利害之私。何處更有聖賢氣象耶。

又曰。孟子于義利間辨得毫釐不差。

又曰。孟子說義理。精細明白。活潑潑地。

又曰。孟子激發人說放心、說良心諸處。說得人都汗流。

又曰。堯舜之所以爲堯舜。以其盡此心之體而已。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傳之以至于孟子。其間相望有或數百年者。非得口傳耳授、密相付屬也。特此心之體。隱乎百姓日用之間。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而體其全且盡者。則爲得其傳耳。

又曰。若以孟子比孔子。時說得高。然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又見孟子說得實。

又曰。孔子尊周。孟子不尊周。如冬裘夏葛、饑食渴飲。時措之宜異爾。孔孟易地則皆然。得時措之宜。則並行而不相悖矣。

又曰。孟子是義精理明。天下之物。不足以動其心。告子之不動心。是硬把定。是鑪法彊制而能不動。非若孟子酬酢萬變而不動也。

又曰。孟子論浩然之氣一段。緊要全在知言上。所以許多工夫全在格物致知。格物則能知言。誠意則能

養氣。

又曰。孟子之不動心。知言以開其前。故無所疑。養氣以培其後。故無所懾。如智勇之將。勝敗之形、得失之算、判然于胸中。而熊虎貔貅百萬之衆。又皆望其旌旄、聽其金鼓。爲之赴湯蹈火。有死無二。是以千里轉戰。所向無前。若告子之不動心。正猶勇夫悍卒。初無制勝料敵之謀。又無蚍蜉蟻子之援。徒恃其勇。而挺身以赴之也。其不爲人所擒者。特幸而已。今以其同者而比之。則告子所不得之言。即孟子所知之言。告子所勿求之氣。即孟子所養之氣也。以其異者而反之。則告子之所以失。即孟子之所以得。孟子之所以得。即告子之所以失也。是其彼此之相形、前後之相應。固有不待安排、而不可移易者。

問。他書不說養氣。只孟子言之。何故。朱子曰。這源流便在那箇心廣體胖。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處來大抵只是一氣。又不是別將箇甚底去養他。但集義便是養氣。知言便是知得這義。人能仰不愧、俯不怍時。看這氣自是浩然塞乎天地之間。

又曰。孟子許多論氣。只在集義所生一句上。只是件件合宜。無一事不求箇是。自然積得多。則胸中仰不愧、俯不怍。纔有些子不合道理。心下便不足。

或問。孟子專論不忍人之心。而後乃及乎四端。何也。朱子曰。不忍人之心。即惻隱之謂也。性之德爲仁義禮智。而以一包三者。仁也。情之發爲四端。而一以貫三者。惻隱也。然則其言之安得無先後之別耶。

又曰。人之一心。在外者要收入來。如求放心章是也。在內者。又要推出去。如擴充四端章是也。孟子一部

書皆是此意大抵一收一放一闔一闢道理森然

又曰曾子曰彼以其富我以吾義吾仁子思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孟子曰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師弟子閒意見之相合固如此

又曰孟子與荷蕢皆是憂則違之但荷蕢者果于去不若孟子之遲遲吾行蓋得時行道者聖人之本心不遇而去者聖人之不得已此與孔子去魯之心同蓋聖賢憂世濟時之誠心非若荷蕢之果于去也

又曰孟子不忘天下之憂而亦不害其樂天知命之樂其庶幾乎

又曰易言繼善是指未生之前孟子言性善是指已生之後雖曰已生然其本體初不相離也

又曰孟子見滕文公便道性善他欲人先知得一箇本原則爲善必力去惡必勇

問人未能便至于堯舜而孟子言必稱之何也朱子曰道性善與稱堯舜二句正相表裏蓋人之不至于堯舜者是他力量不至固無可奈何然人須當以堯舜爲法人到得堯舜地位方做得一箇人無所欠闕然也只是本分事這便是止于至善

問孟子道性善看來孟子言亦子將入井有怵惕惻隱之心此只就情上見如言孩提之童無不愛其親亦只是就情上說朱子曰未發時怵惕惻隱與孩提愛親之心皆在裏面了少間發出來即是未發底物事靜也只是這物事動也只是這物事如孟子所說正要人于發動處見得是這物事即是靜時所養底物事靜時若存守得這物事則日用流行即是這物事而今學者且要識得動靜只是一箇物事

又曰。當戰國之時。聖學不明。天下之人。但知功利之可求。而不知己性之本善。聖賢之可學。聞是說者。非惟不信。往往亦不復致疑于其間。若滕文公則雖未能盡信。而已能有所疑矣。故孟子又告之曰。夫道一而已矣。蓋古今聖愚同此一性。則天下固不容有二道。但在篤信力行。則天下之理。雖有至難。猶有可至。況善乃人之所本有。而爲之不難乎。

又曰。孟子之言性善。始見于滕文公爲世子章。而詳具于告子之篇。然默識而旁通之。則七篇之中。無非此理。其所以擴前聖之未發。而有功于聖人之門。程子之言信矣。

問。墨者夷之請見。而孟子終不見之。何也。朱子曰。孟子雖以闢邪說爲己任。然不過請明其說、傳之當世。使僻者有以發悟于心。而自得之耳。固不輕接其人。交口競辨。以屈吾道之尊也。

又曰。觀孟子答景春之問。直是痛快。三復。令人胸次浩然。如濯江漢。如暴秋陽也。

又曰。邪說橫流。壞人心術。甚于洪水猛獸之災。慘于戎狄篡弒之禍。故孟子深懼而力救之。再言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所以深致意焉。然非知道之君子。孰能眞知其不得已之故哉。

又曰。當時如縱橫刑名之徒。孟子都不管他。蓋他只害得箇己底。若楊墨則害了人心。須著與之辨也。

問。孟子欲息邪距詖。而必以正人心爲先。何也。朱子曰。此探本之言也。以聖道不明。人心不正。而邪說得以乘閒入之也。曰。然則亦明聖道以正人心而已。何必爲此紛紛。而涉好辨之嫌乎。曰。邪說既入。則人心益以不正。聖道益以不明矣。此又其末之不可不理者也。故孟子道性善。稱堯舜、必使天下曉然知仁義

之所在者。此所以正人心而爲息邪距詖之本也。排爲我。斥兼愛。必使天下曉然知邪詖之不可由者。此所以息邪距詖而爲正人心之用也。蓋其體用不偏。首尾相應如此。然後足以撥亂世而反之正。此所以雖得其本而不免于多言也。然豈其心之所好哉。亦畏天命、悲人窮、不得已而然耳。昔湯伐桀。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武王伐紂。曰。予弗順天厥罪惟鈞。夫豈好戰哉。孟子之心。亦若此而已矣。豈得以好辨之小嫌而遂輟不言哉。

又曰。出邪則入正。出正則入邪。二者之間。蓋不容髮。雖未知道。而能言距楊墨者。已是心術向正之人。所以孟子以聖人之徒許之。與春秋討賊之意同。

又曰。人理義之心未嘗無。惟持守之即在爾。若于旦晝之間不至牿亡。則夜氣愈清。夜氣清。則平旦未與物接之時。湛然虛明。氣象自可見矣。孟子發此夜氣之說。于學者極有力。宜熟玩而深省之也。

又曰。仁無形跡。底物事。孟子恐人理會不得。便說道。只人心便是。心是貫通始終之物。仁是心體本來之妙。汨于物欲。則雖有是心。而失其本然之妙。惟用功親切者。爲能復之。

又曰。學問亦多端矣。而孟子直以爲無他。蓋身如一屋子。心如一家主。有此家主。然後能灑埽門戶、整頓事務。若無主。則此屋不過一荒屋耳。實何用焉。且如中庸言學問思辨四者甚切。然使放心不收。則何者爲學問思辨哉。收斂此心。不容一物。乃是用功。須要心上做得主定。方驗得聖賢之言有歸著。自然有契。

又曰。人能求放心。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可以上達。不然。則昏昧放逸。雖曰從事于學。而終不能有所

發明矣。故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覆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此乃孟子開示切要之言。程子又發明之。曲盡其指。學者宜服膺而勿失也。

又曰。孟子論鄉愿亂德之害。而卒以君子反經爲說。此所謂上策莫如自治者。況異端邪說。日新月盛。其出無窮。蓋有不可勝排者。惟吾學既明。則彼自滅熄耳。此學者所當勉而不可以外求者也。蓋風化之行。在上之人舉而措之而已。庶民興。則人人知反其本。而見善明。見善明。而邪慝不能惑也。既人不之惑。則其道自然銷鑠而至于無也。歐陽永叔云。使王政明而禮義充。雖有佛。無所施于吾民矣。亦此意也。

南軒張氏曰。孟子如對鴻漸之問。及對好樂、好色、好貨。皆徐引之當道。何其辭氣不迫也。至于利國之問。則應以何必曰利。桓文之問。則對以無道無傳。論管晏。則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言交兵之不利。則曰。號則不可。又何其嚴也。自後世觀之。後數說比之前數者。宜若未至甚害。而攻之反甚切。何與。蓋前數者。一病爲一事爾。故細繹其性之端以示之。使之曉然知反躬之要。則天理可明。而人欲可遏矣。至于霸者功利之說。易以惑人。人或趨之。則大體一差。雖有嘉言善道。亦何由入。戰國諸侯。其失政在乎此。故闢之不可不嚴也。

又曰。孟子以集義爲本。告子則以義爲外。故在孟子。則心體周流。人欲不萌。而物各止其所者也。在告子。則心制其欲。專固疑滯。而不能動者也。

又曰。伊川先生云。荀子之言性。杞柳之論也。楊子之言性。湍水之論也。蓋荀子謂人之性惡。以仁義爲僞。

而楊子則謂人之性善惡混。脩其善、則爲善人、脩其惡、則爲惡人是也。告子不識大本。故始譬性爲杞柳。謂以人性爲仁義。復譬性爲湍水。謂無分於善不善、夫無分於善不善。則性果爲何物耶。論眞實之理。而委諸茫昧之地。其所害大矣。善乎孟子之言曰。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可謂深切著明矣。新安陳氏曰。孟子闢楊墨。功不在禹治洪水下者。洪水溺人之身。異端陷溺人心。心溺之禍。甚于身溺故也。

又曰。洪水猛獸、夷狄篡弑、皆災禍之害人身者。惟在于一時。若邪說乃災禍之壞人心者。且流于無窮。而爲害尤甚慘。此孟子所以不得已而深排力救之也。

又曰。孟子一書。以遏人欲、存天理爲主。何必曰利。遏人欲也。亦有仁義。存天理也。自此以後。鮮有不可以此六字該貫章旨者。

又曰。人心猶知尊王。可驗天命未改。則當守天下之經。文王孔子之事是也。人心不知有王。可驗天命已改。不得不達天下之權。武王孟子之事是也。司馬溫公李泰伯尙不達此而非孟子。固哉。

又曰。告子彊制其心而不能動。孟子有定見。有定力。而自然心不動。

又曰。孟子明理以知言。知之之事。集義以養氣。行之之事。不出乎知行二者而已。

又曰。不受卿祿。此孟子最高處。其超然不屈、進退餘裕。本全在此。十萬之祿。脫屣而去。齊王猶欲以萬鍾縻之。豈知孟子者。吾意戰國之世。高節如許。惟孟子一人而已。庶幾焉者。其魯仲連乎。

慶源輔氏曰。孟子論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與夫聖智巧力之譬。精密切當。非想像臆度之所能及。是其學已到聖處也。

又曰。孟子言性善。使資質美者聞之。必求復其本然。而充其善。資質不美者聞之。亦知所自警。而不流于惡。言養氣。使氣質剛柔不齊者。勇猛奮發于道義。而無巽懦怯弱之弊。皆發夫子所未發。此所以有大功于世也。

又曰。物之不齊。乃物之情。而實天之理也。物各付物。止于其所。吾何容心于其間哉。若彊欲齊之。私意橫生。徒爲膠擾。而物終不可齊也。故莊周之齊物。彊欲以理齊之。猶爲賊夫道。況乎許子遂欲一天下之物。而泯其一定之分。其蔽豈不甚哉。孟子應以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斯言足以發明天理之大。不但可以闢許行。而莊周之說。併可坐見其偏矣。

又曰。以仲子之孤介自守。足以高于一世之俗矣。而孟子所以力闢之者。蓋世衰道微。學者大抵因其資質之偏。而固執一說。力行以取名。初不顧義理之如何。如告子許行陳仲子之徒。皆是也。此固以道自任者之所憂也。孟子烏得不排之哉。

雙峯饒氏曰。孟子教時君行仁政。只是教與養兩事。井田以養之。學校以教之。告齊王滕公皆如此。

又曰。人說孟子論性不論氣。若以生之謂性章觀之。未嘗不論氣也。

雲峯胡氏曰。孟子一書。言心學甚詳。

又曰孟子養氣之功在集義而所以集義者在敬敬義夾持方爲成德之事

又曰孔子亦嘗說性善曰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但善字從造化發育處說不從人生稟受處說子思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正是從源頭說性之本善但不露出一善字性善之論自孟子始發之蓋生不是性生之理是性天地間豈有不好底道理故曰渾然至善未嘗有惡古今只是一箇道理故曰人與堯舜初無少異孟子道性善言其理也稱堯舜以實之言其事也天下無理外之事能爲堯舜所爲之事便是不失吾所得以生之理然而人不能皆堯舜者氣質之拘物欲之蔽也

又曰許行與民竝畊之說是欲以其君下同于庶民墨子兼愛之說是欲以其親泛同于衆人皆非聖人之道而自爲一端此孟子所以深闢之也

又曰洪水猛獸之災由氣化夷狄篡弒之禍由人事邪說爲人心之害則有甚于此者矣故孟子之辨拳拳欲正人心其仕也亦必先于正君心

西山眞氏曰孟子謂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所以勉天下學者皆以闢異端扶正道爲心庶幾生人之類不淪胥于禽獸也

蔡氏曰或者但見孟子謂學問在求放心有無他而已矣之語便立爲不必讀書窮理只要存本心之說所以卒流于異學

格庵趙氏曰中庸深處多見于孟子如道性善原于天命之性也存心收放心致中也擴充其仁義之心

致和也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一章、其義悉本于中庸、尤足見淵源之所自
勿軒熊氏曰、自周之衰、不入于楚、必入于秦、聖賢已逆知其所趨矣、當時孟子已言、深畊易耨、孝弟忠信、則可以制梃而撻秦楚、自一等富彊而言、豈不大迂闊而不切于事情、然後來秦亡、不過起于揭竿斬木之匹夫、堅甲利兵、果可恃乎、孟子之言、不我誣也、
魯齋王氏曰、善推其所爲一句、是孟子平生工夫、受用只在此、
仁山金氏曰、孟子不動心、本是心上用工、知言是其要、養氣是其助、
張氏須曰、孟子言性善、所謂天地之性也、斯言也、實傳子思天命謂性之言、子思指天所賦、而人受之者爲言、合理氣而言也、孟子指民受天地之中者爲言、兼指理而言也、孔子言性相近、以形體之已具者言、孟子之言性善、以有形體之初者言也、皆一理也、然則氣質之性、孟子所不言乎、曰、形色天性、曰、動心忍性、曰、君子不謂性、皆指氣質之性也、
曹月川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禍仁義、則人道不立、何以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萬世開太平、故孟子辨之者、爲此懼也、
敬軒薛氏曰、孟子之知言、卽大學之物格知至也、
又曰、孟子之知性、卽大學之物格、盡心卽知至也、
又曰、孟子知言、亦本于孔子不知言無以知人之說、

又曰。孟子言知言。卽孔子所謂知者不惑。其言養氣。卽孔子所謂勇者不懼。

又曰。孟子七篇。託始于仁義。誠能默識而旁通之。則全書之旨。不外是矣。

又曰。孟子得仁義禮智之大者。其言千變萬化。皆由此出。

又曰。孟子守得大綱定。遇事只以此應之。大綱者何。仁義禮智是也。

又曰。孟子告君。皆先正其心。

又曰。孟子七篇。雖論有不同。皆本于此心之義理。學者忘之時多。所以于義理不熟。

又曰。孟子一書。皆從仁義禮智中流出。所以爲聖賢之言。所以爲王者之道。

又曰。戰國之時。舉世趨利。而孟子言仁義。是以所如不合。

又曰。孟子論王政。大要不出乎教養二端。

又曰。孟子處戰國之時。不言兵。其仁心大矣。

又曰。孟子書首言利之害。千萬世之失。皆由于此。

又曰。滔滔趨利之勢不已。必至于亂。非聖賢孰能救之。此孟子之書。首言仁義以拔本塞源也。

又曰。孟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王道仁政皆自此出。有一夫不獲其所。聖人之心爲之戚然不寧。

又曰。孟子不尤臧倉。與孔子不尤公伯寮之意同。

又曰孟子言仁義禮智之性、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道之體用全具古今天下之理不外乎此。

又曰孟子曰天之生物也一本知易者莫若孟子。

又曰孟子之言光明俊偉如答景春大丈夫章讀之再三直使人有壁立萬仞氣象如濯江漢而暴秋陽也快哉快哉。

又曰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即易之陰陽盛衰之理也知易者莫若孟子。

又曰孟子深造之以道一章至妙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又曰孟子曰人之可使爲不善其性亦猶是也此亦言氣質之性。

又曰孟子一暴十寒之喻皆格心之學。

又曰孔子微罪去魯之心非孟子莫能知。

又曰孟子曰知性知天學至于知性知天則物格知至矣。

又曰孟子七篇乃洙泗之正傳經千餘載世儒例以子書視之而無知之者獨唐之韓子謂孟子醇乎醇者也又曰軻之死不得其傳焉又曰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又曰孟氏之功不在禹下是則千載之間知孟子者韓子一人而已宋之大儒有德業聞望重于一世者猶擠孟子于法言之後尙何望于他人耶惟河南程夫子倡明絕學始表章其書發揮其旨而一時及門之士遂相與翕然服膺其說天下始曉然知其爲洙泗之正傳而不敢妄議至朱子又取程氏及羣賢之說會萃折衷以釋其義與論語大學中

庸列爲四書。由是洙泗之正傳益以明備。千古入道之門、造道之闔。無越于此矣。有志者。尙篤所力哉。

又曰。韓子言孟子醇乎其醇。以其言仁義而不雜也。

又曰。程子言孟子學已到聖處。故其論堯舜性之、湯武反之、孔子聖之時之類。皆深知聖人所以爲聖人。使非學到聖處。安能知聖人哉。

又曰。孟子言性善。于道之大本大原。見之至明矣。故其一言一理。皆自此出。荀楊諸子。不明道之本原。雖多言。愈支矣。

又曰。易言繼之者善也。此善字實指理言也。孟子言性善。此善字虛。言性有善而無惡也。然孟子言性善。實自繼之者善來。因繼之者善。故性有善而無惡也。

又曰。朱子謂孟子七篇。皆不能外性善之一言。竊意豈獨孟子七篇哉。學者默識而旁通之。則雖諸經之所言。皆不外于是理矣。

又曰。孟子專心致志四字。讀書之至要。

又曰。孟子深辨王霸之誠僞。所以擴天理、遏人欲也。

又曰。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王霸之分。莫切于此。

敬齋胡氏曰。邵康節說。老子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是體用分爲二矣。體用一源、豈有得其體而無其用者哉。豈有無其體而有其用者哉。老子體用皆無。孟子體用皆有。老子淸淨虛無。是易之體已無。亦絕

滅理義。是無易之用也。孟子存其心、養其性。立其體也。集義養氣、擴充四端。達其用也。

又曰。孟子天資本英明剛大。他又去集義、養氣上做工夫。所以才氣愈剛大。

又曰。古之聖王。心同天地。其生物之心。敵國皆知之。雖或誅暴禁亂。不得已而興師。彼之人民皆心服。誰肯與我爲敵。此是箇大兵法。人不識。只有孟子識得透。

又曰。孟子之高。與後世之高不同。孟子英氣渾化未盡。故有此跡。如泰山之高。根腳甚大。後世之高。下無根基。內無實理。空自高大。

又曰。孟子集義養氣。故其才剛大發越。

又曰。孟子發夜氣之說。于學者最有功。蓋心也、理也、氣也、一也。心存則氣清。氣清則理明。理明則氣益清。氣清則心愈存。其要在操存省察。于旦晝之間。不爲物慾所汨。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孟子之集義養氣。程子之居敬窮理。是工夫。

又曰。孟子才高。在心性源頭處理會。曰存心養性。曰求放心、擴充四海之類。其曰操、曰存、曰養、曰求、曰擴充。孟子工夫便在此下手。非有孟子天資。便無可依據。

又曰。孟子求放心、集義養氣。內外本末交盡也。

顧涇陽曰。程子曰。孟子有功于聖門。不可勝言。仲尼只說一箇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箇知言。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愚謂。孟子拈出不動心三字。其功尤多也。

又曰千古聖學只是箇不動心佛氏也是箇不動心告子透得這箇消息過于楊墨遠矣卻被孟子一眼覷破將他根本上病痛一一指點出來使後之學者得以曉然于幾微異同是非之辨不至爲他說所惑走差了路頭故曰其功尤多也

又曰孟子所以有功于天下萬世是提出一箇性字其所以闡明這性是點出一箇善字

又曰息邪說距詖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學萬世之心也舍顏閔異夷惠而獨願學孔子萬世之心也故曰孟子亞聖

高景逸曰孟子七篇句句是格物而性善又是格物第一義知到性善方是物格孟子說聖人人倫之至又說不堯不舜便賊君賊民聖人人倫之至豈人人可爲人不爲聖人豈便至賊君賊民不知人倫之至處正是人人可能處乃人之性也所謂仁也出乎此即是不仁中間更無站立處所謂窮至事物之理者如此

又曰朱子謂孟子道性善是第一義若信得及直下便是聖賢學者信關最難過此關不過雖知可欲之善亦若存若亡而已

又曰離卻生處無處見性而孟子所謂性與告子所謂性所爭只在幾希故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

又曰何以必道性善是人人本色也何以必稱堯舜是性善實證也試看不學良知不慮良能塗之人與

堯舜有針芒不合否非七篇昭揭則人人寶藏千古沈埋愚按孟子之學以仁義爲宗以知言養氣爲要知言者致知之事養氣者力行之事斯固與子思之擇善固執曾子之格致誠正孔顏之博文約禮舜禹之惟精惟一先後一揆者也而性善一語實爲功于萬世不小惟是生于戰國之時去春秋世纔百有餘年而異端蠭起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孔子之道不絕如綫當斯時也卽欲不辭而闢之得乎先儒謂若無孔子人連堯舜也不識愚謂若無孟子人連孔子亦不識矣孟氏之功不在禹下豈虛語哉然在當時已不能免好辨之譏而後之儒者或以爲麤或以爲英氣太露視顏曾不無少遜吁亦過矣使顏曾生于縱橫邪僻之世必不能嘿嘿然坐視斯道之淪晦而不出一語孟氏苟出于宣父之門則亦惟嘿識躬修已爾又惡在其以口舌爭也顏曾孟子易地皆然是故孟子曰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又曰我亦欲正人心其答公都子好辨之問也一則曰予不得已再則曰予不得已然則孟氏之功高而心苦矣卽奈何以此爲聖賢優劣耶乃若荀卿王充司馬光蘇軾以及林愼思馮休李泰伯晁說之鄭叔友之徒或非或刺或疑或辨或續或删其號稱尊孟而翼之者昌黎而外獨劉恕陸筠余允文數輩耳千餘年間紛紛疑議至河南程氏出而孟子之道始大著迄今孔孟同稱四子竝傳殆與天壤相終始矣彼象山之先立其大姚江之致良知誠不知其于孟氏何如也嗚乎孟氏而在其亦不能已于致辨矣

學統卷六

正統

周濂溪先生

先生姓周、名敦頤、字茂叔。道州營道縣人也。原名敦實。避英宗舊諱。改焉。父輔成。爲賀州桂嶺縣令。贈諫議大夫。母鄭氏。封仙居縣太君。先生少孤。養于外家。以舅龍圖閣學士鄭向任。爲洪州分寧縣主簿。先生博學力行。遇事剛果。有古人風。爲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邑有獄久不決。先生至。一訊立辨。邑人驚曰。老吏不如也。部使者薦其才。調南安軍司理參軍。獄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逵酷悍吏也。衆莫敢爭。先生獨與之辨。不聽。則委手版歸。將棄官去。曰。如此尙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逵悟。囚得免。移郴之桂陽令。治績尤著。州守李初平賢之。與之語而歎曰。吾欲讀書何如。先生曰。公老。無及矣。請爲公言之。越二年。果有得。徙知南昌。南昌人皆喜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其豪家大姓及黠吏惡少。莫不惴惴焉。奉法惟謹。不惟以抵罪爲憂。而以汚善政爲恥。蓋先生德化之感人有如此。歷合州判官。事不經先生手。吏不敢決。卽下之民。不肯從。蜀人翕然稱之。時趙清獻公爲使。人或譖先生于公。公臨之甚威。先生處之怡然也。然公意終不釋。及先生通判虔州。公復爲守。熟視先生所爲。乃大悟。執其手謂之曰。吾幾失君矣。今日方知周茂叔也。遷虞部員外郎。通判永州。權發遣郡州事。至則興學校以淑郡人。

教化大行。熙寧初。用清獻及呂正獻公薦。爲廣東轉運判官。又三年。轉虞衡郎中。提點刑獄。先生行部。不憚勞瘁。雖荒崖絕島、人跡罕到之處。亦必緩視徐按。以矜恕平反爲己任。諸得罪者。皆自以爲不冤。蓋先生盡心職事。卽犯瘴癘、冒險遠、有所不顧。乃措置未盡其所爲。而先生寢疾矣。遂移疾乞知南康軍。尋上其印綬。分司南京。因家廬山蓮花峰下。山之麓。有溪泠然。合于湓江。清潔紺寒。先生濯纓其間而樂之。遂築堂于其上。顧謂友人曰。他日與子相從歌詠先王之道足矣。因取營道故所居濂溪以名之。志不忘其鄉邦也。學者稱爲濂溪先生。居無何。清獻再鎭蜀。奏起先生。將大用之。而先生卒矣。時熙寧六年六月七日也。年五十有七。葬江州德化縣之清泉社。子壽蠹。蠹官至寶文閣待制。先生聞道甚早。不由師傳。嘿契微妙。著太極圖。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其說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旣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又著通書四十篇。發明太極之蘊。其誠上篇曰。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

至善者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也。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其誠下篇曰。聖、誠而已矣。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故誠則無事矣。至易而行。難果而確。無難焉。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其誠幾德篇曰。誠無爲。幾善惡。德愛曰仁。宜曰善。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性焉安焉之謂聖。復焉、執焉之謂賢。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其聖篇曰。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誠幾神。曰聖人。其道篇曰。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守之貴。行之利。廓之配天地。豈不易簡。豈爲難知。不守、不行、不廓爾。其思篇曰。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無思、本也。思通、用也。幾動于彼。誠動于此。無思、而無不通爲聖人。不思則不能通微。不睿則不能無不通。是則無不通生于通微。通微生于思。故思者。聖功之大而吉凶之幾也。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又曰。知幾其神乎。其志學篇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于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于令名。其順化篇曰。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生、仁也。成、義也。故聖人在上。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天道行而萬物順。聖德修而萬民化。大順大化。不見其迹。莫知其然之謂神。故天下之衆。本在一人。道豈遠乎哉。術豈多乎哉。其治篇曰。十室之邑。人人搚耳而教且不及。況天下之廣、兆民之衆哉。曰純其心而已矣。仁義禮智四者。動靜言貌視聽無違之謂純。心純則賢才輔。賢才輔則天下治。純心要矣。用賢急焉。其禮樂篇曰。禮、理也。樂、和也。陰陽理而後和。君君

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而樂後其動靜篇曰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也物則不通神妙萬物水陰根陽火陽根陰五行陰陽陰陽太極四時運行萬物終始混兮闢兮其無窮兮其聖學篇曰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請問焉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餘篇皆言約而道大文質而義精得孔孟之本源大有功于學者云掾南安時洛人程公珦通判軍事視先生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爲學道君子也因與爲友使二子往受學焉先生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二子者即所謂河南二程先生者也故明道之言曰自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而侯師聖學于伊川未悟造訪先生先生留對榻夜談越三日乃還伊川驚異之曰非從周茂叔來邪其善開發人類此先生自少信古好義以名節自砥礪奉己甚約俸祿盡以周宗族奉賓友家或無百錢之儲李初平卒子幼爲護其喪歸葬之又往來經紀其家始終不懈及分司而歸妻子或饘粥不給亦曠然不以爲意也性尤嗜佳山水遇適意處或徜徉終日不能去豫章黃庭堅嘗曰茂叔人品甚高胸懷灑落如光風霽月好讀書雅意林壑初不爲人窘束廉于取名而銳于永志薄于徼福而厚于得民菲于奉身而燕及煢嫠陋于希世而尚友千古知德者亦深有取于其言云嘉定十三年賜謚曰元淳祐元年封汝南伯從祀孔子廟庭後改封道國公明嘉靖中祀稱先儒周子

程子曰茂叔窗前草不除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

程伯子曰。吾年十六七時。好田獵。既見茂叔。則自謂已無此好矣。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初矣。後十二年。復見獵者。不覺有喜心。乃知果未也。

延平李氏曰。黃山谷謂周子灑落如光風霽月。此善形容有道者氣象。

朱子曰。山谷謂周子灑落者。只是形容一箇不疑所行、清明高遠、之意。若有一毫私吝心。何處更有此等氣象邪。只如此有道者胸懷表裏。亦自可見。

又曰。先生在當時。人見其政事精絕。則以爲宦業過人。見其有山林之志。則以爲襟懷灑落。有仙風道氣。無有知其學者。惟程太中知之。宜其生兩程夫子也。

又曰。季通云濂溪之學。精懇深密。孔經甫嘗祭以文曰。公年壯盛。玉色金聲。從容和毅。一府皆傾。墓碑亦謂其精密嚴恕。氣象可想矣。

又曰。周子看得者理熟。縱橫妙用。只是者數個字都括盡了。周子從理處看。邵子從數處看。都只是者理。劉砥曰。畢竟理較精粹。曰從理上看。則用處大。數自是細碎。

問。周子是從上面先得。朱子曰。也未見得是恁地否。但是周先生天資高。想見下面工夫。也不大段費力。

又曰。今人多疑濂溪之學出于希夷。某曰。濂溪書具存。如太極圖。希夷如何有此說。

問。當時諸公知濂溪者。自程大中外。未嘗言其有道。朱子曰。此無足怪。又問明道之學。後來故別。但其本自濂溪發之。只是此理推廣之爾。但不如後來程門受業之多。曰。當時既未有人知。無人往復。只得如此。

又曰秦漢以來天下之士莫知所以爲學是以天理不明而人欲熾道學不傳而異端起人挾其私智以馳騖一世宋興有濂溪者作然後天理明而道學之傳復續蓋有以闡夫太極陰陽五行之奥而天下之爲中正仁義者得以知其所自來言聖學之有要而下學者知勝私復禮之可以馴致于上達明天下之有本而言治者知誠心端緒之可以舉而措之于天下其所以上接洙泗千載之統下啓河洛百世之傳者脈絡分明而規模亦宏遠矣

又曰先生之學性諸天誠諸己而合乎前聖授受之統又得二程以傳之而其流遂及于天下非有爵賞之勸刑辟之威而天下學士靡然鄉之

又曰伏羲作易自一畫以下文王演易自乾元以下皆未嘗言太極也而孔子言之孟子贊易自太極以下未嘗言無極也而周子言之先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

又曰無極二字乃周子灼見道體迥出常情勇往直前說出人不敢說底道理令後之學者曉然見得太極之妙不屬有無不落方體眞得千聖以來不傳之祕

又曰凡看道理要見大頭腦處分明下面節節只是此理散爲萬殊如孔子教人雖是逐事說箇道理未嘗說出大頭腦處然四方八面合聚湊來也自得見箇大頭腦若孟子便已指出教人周子說出太極又是大段分明指出矣

或謂二程之于濂溪亦若橫渠之于范文正公爾朱子曰先覺相傳之祕非後學所能窺測誦其詩讀其

書則周范之造詣固殊而程張之契悟亦異如曰仲尼顏子所樂吟風弄月以歸皆是當時口傳心受的當親切處後來二先生舉示後學亦不將作第二義看然則行狀所謂反求之六經者特語夫功用之大全爾至其入處則自濂溪不可誣也若橫渠之于文正則異于是蓋當時蠭發其端而已受學乃先生自言此豈自誣者邪

又曰自鄒孟氏沒而聖人之道不傳世俗所謂儒者之學內則局于章句文詞之習外則雜于老子釋氏之言而其所以修己治人者遂一出于私智人爲之鑿淺陋乖離莫適正統使其君之德不得比于三代之隆民之俗不得躋于三代之盛若是者蓋已千有餘年于今矣濂溪周子奮乎百世之下乃始深探聖賢之奥疏觀造化之原而獨心得之立象著書闡明幽祕詞雖約而天人性命之微修己治人之要莫不畢舉河南兩程先生既親見之而得其傳于是其學遂行于世士之講于其說者始得以脫于俗學之陋異端之惑而其所以修己治人之意亦往往有能卓然不惑于世俗利害之私而慨然有志于堯舜其君民者蓋先生有功于當世于是爲不小矣

又曰先生之學其妙具于太極一圖通書之言亦皆此圖之蘊而程先生兄弟語及性命之際亦未嘗不因其說觀通書之誠動靜理性命等章及程氏書李仲通銘程邵公志顏子好學論等篇則可見矣嘗讀朱內翰震進易說表謂此圖之傳自陳摶种放穆修而來而五峰胡氏作序又以爲先生非止爲种穆之學者此特其學之一師爾非其至者也夫以先生之學之妙不出此圖以爲得之于人則決非种穆所及

以爲非其至者。則先生之學。又何以加于此圖哉。是以竊嘗疑之。及得潘清逸誌文攷之。然後知其果先生所自作。而非有受于人者。二公蓋未嘗見此誌而云云爾。

又曰。周子太極圖。只是一箇實理。一以貫之。

又曰。周子所謂無極而太極。只是說無形而有理。太極是五行陰陽之理皆有。不是空底物事。若是空時。與釋氏說性相似。

又曰。周子恐人把太極作一物看。故云無極。曰。太極既無形。氣象如何。曰。只是理。

又曰。老子之言有無。以有無爲二。周子之言有無。以有無爲一。

又曰。無極而太極。人都想像有箇光明閃爍底物在那裏。卻不知周子本是說無者物事。只是有箇理。能如此動靜而已。

又曰。周子太極。首言性命之源。用力處卻在修吉悖凶。其本則主于靜。

又曰。周子說太極和陰陽。衰說易中便攙起說。周子言。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動時便是陽之太極。靜時便是陰之太極。蓋太極卽在陰陽裏。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則先從實理處說。若論其生則俱生。太極依舊在陰陽裏。但言其次序須有者。實理方始有陰陽也。其理則一。

又曰。聖人謂之太極者。所以指夫天地萬物之根也。周子因之。而又謂之無極者。所以著夫無聲無臭之妙也。

又曰。以陰陽善惡論之。則陰陽之正。皆善也。其沴皆惡也。以象類言之。則陽善而陰惡。問孟子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而周子有五性感動而善惡分。以善惡于動處竝言。不同如何。曰。情未必皆善。然本則可以爲善。而不可以爲惡。惟反其情。故爲惡。孟子言其正。周子則兼其正與反者而言也。

又曰。大凡人須是沈靜。周先生所以有主靜之說。如蒙艮二卦。皆有靜止之體。

又曰。濂溪言主靜。靜字只好作敬字看。故又言無欲故靜。若以爲虛靜。則恐入釋老去。

又曰。原始要終。故知生死之說。此周子引易言。以申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之理。使人知生死本非二事。而老氏謂長生久視。佛氏謂輪迴不息。能脫是。則無生滅者。皆誕也。橫渠曰。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之既盈。氣日反而遊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謂鬼。以其歸也。此之謂矣。

又曰。周子太極圖。明易中大概綱領意思而已。

又曰。周子通書。皆是發明太極。書雖不多。而統紀已盡。二程蓋得其傳。但二程之業廣耳。

又曰。太極圖未嘗隱于人。然人之識太極者。只是于禪學中認得箇昭昭靈靈能作用底。便謂此是太極。而不知周子所謂太極。乃天地萬物自然之理。亙古亙今。顚撲不破者也。

又曰。周子喫緊爲人。特著太極之書。以明道體之極致。而其所說用工夫處。只說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君子修之吉而已。未嘗使人日用之間。必求見此無極之眞而固守之也。蓋原此理之所自來。雖極微妙。萬事萬化。皆自此中流出。而實無形象之可指。故曰無極爾。若論工夫。則只中正仁義便是理會此事

處。非是別有一段根原工夫。又在講學應事之外也。

又曰。伏羲畫卦。只就陰陽以下。孔子又就陰陽上發出太極。康節又道。須信畫前元有易。濂溪太極圖又有許多詳備。

問。劉子所謂天地之中。卽周子所謂太極否。朱子曰。只一般。但名不同。

又曰。周子通書。本號易通。與太極圖說竝出程氏。以傳于世。而其爲說實相表裏。大抵推一理、二氣、五行之分合。以紀綱道體之精微。決道義、文辭、利祿之取舍。以振起俗學之卑陋。至論所以入德之方。經世之具。又皆親切簡要。不爲空言。顧其宏綱大用。旣非秦漢以來諸儒所及。而其條理之密、意味之深。又非今世學者所能驟而窺也。

問。心本是箇動物。不審未發之前。全是寂然靜。還是靜中有動意。朱子曰。不是靜中有動意。周子謂靜無而動有。不是無以其未形而謂之無。非因動而後有。以其可見而謂之有爾。方其靜時。動之理已在。伊川謂。當中時。耳無聞。目無見。但見聞之理在。始得及動時。又只是者靜底爾。

又曰。天理人欲之分。只爭些子。故周子只管說幾字。然辨之又不可不早。故橫渠每說豫字。

又曰。通書文雖高簡。而體實淵慤。且其所論。不出乎修己治人之事。未嘗劇談無極之先。文字之外也。

又曰。周子通書。此近世道學之原也。而其言簡質如此。與世之指天畫地、喝風罵雨者。氣象不侔。

又曰。河圖出而八卦畫。洛書呈而九疇敍。孔子于斯文興喪。未嘗不推之于天。若濂溪先生者。其天之所

畀而得乎斯道之傳者與不由師傳。嘿契道體。建圖屬書。根極領要。當時見而知之有程氏者。遂擴大而推明之。使夫人理之微、人情之箸、事物之衆、鬼神之幽。莫不洞然畢貫于一。而周公、孔子、孟子之傳。煥然復明于世。

又曰。先生之言。高極乎無極太極之妙。而其實不離乎日用之閒。幽探乎陰陽五行之賾。而其實不離乎仁義禮智剛柔善惡之際。其體用之一原、微顯之無閒。秦漢以來。誠未有臻斯理者。而其實。則不外乎六經、論語、中庸、大學七篇之所傳也。

又曰。濂溪之圖與書。雖其簡古淵源未易究測。然其大指。則不過語諸學者講學致思。以窮天地萬物之理。而勝其私以復焉。其施。則善始于家。而達之天下。其具。則復古禮、變今樂、政以養民。而刑以肅之也。是乃所謂伊尹之志、顏子之學。而程氏傳之以覺斯人者。亦豈有以外乎日用之閒哉。

又曰。近世知濂溪甚淺。如呂氏童蒙訓。記其嘗箸通書。而用意高遠。夫通書太極之說。所以明天道之根原、萬物之終始。肯用意而求之。又何高下遠近之可道哉。

五峰胡氏曰。孔子述三五之道。立百王繼世之法。孟軻氏闢楊墨。推明孔子之澤。以傳于萬世。人謂孟氏功不在禹下。今周子啓程氏兄弟以千古不傳之妙。其功蓋在孔孟之閒矣。人見其書之約也。而不知其道之大也。見其文之質也。而不知其義之精也。見其言之淡也。而不知其味之長也。

又曰。通書皆發端以示人者。度越諸子。直與易、書、詩、春秋、語、孟、同流行乎天下。

南軒張氏曰濂溪之學舉世不知爲南安獄掾日惟程太中始知之可見無分毫矜誇此方是樸實頭下工夫底人

又曰自孟子沒聖學失傳歷世久遠其間儒者非不知尊敬孔孟而講習六經至攷其所得則不越于訓詁文義之間而止矣于所謂聖人之心所以本諸天地而措諸天下與來世者蓋鮮克涉其藩而況覩其大全者哉惟周先生出乎千載之後而有得于太極之妙今其圖與書具存道學有傳實在乎此

又曰自秦漢以來言治者汩于五伯功利之習求道者淪于異端空虛之說故言治者若無預于學而求道者反不涉于事孔孟之書僅傳而學者莫得其門而入生民不克覩乎三代之盛可勝歎哉惟濂溪先生崛起于千載之後獨得微旨于殘篇斷簡之中推本太極以及乎陰陽五行之流布人物之所以生化于是知人之爲至靈而性之爲至善萬理有其宗萬事循其則舉而措之則可見先王之所以爲治者皆非私智之所出孔孟之意于以復明

又曰先生之學淵源精粹實自得于其心而其妙乃在太極一圖窮二氣之所根極萬物之所行而明主靜之爲本以見聖人之所以立人極而君子之所修爲者故其所養內充闇然而日章雖不得大施于時而蒞官所至如春風和氣隨時發見被飾萬物百世之下聞其風者猶將咨嗟興起之不暇

又曰去古益遠儒學陵夷先生起于遠方乃超然有所自得于其心本乎易之太極中庸之誠以極乎天地萬物之變化其教人使之志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推之于治先王之禮樂刑政可舉而行如指諸掌

于是河南二程先生兄弟從而得其說推明究極之廣大精微殆無餘蘊學可以至于聖治不可以不本于學而道德性命初不外乎日用之實而詖淫邪遁之說皆無以自隱其形可謂盛矣然則先生發端之功顧不大哉

勉齋黃氏曰周子太極圖所謂無極而太極非老氏之出無入有與佛之所謂空也乃斯道之本體萬化之領會而子思所謂天命之性而孟子所論生之謂性也通書統論之曰誠者聖人之本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此所以發明無極而太極原始而要其終也既又引易之繫辭而明之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蓋沖漠無朕之中萬象森然已具而無所虧欠天之所以覆地之所以載日月之所以照鬼神之所以幽風雷之所以變江河之所以流性命之所以正倫理之所以著人之所以爲聖人本末上下貫乎一理其實然而不可易者與

又曰周子以誠爲本以欲爲戒此周子繼孔孟不傳之緒者也至二程子則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非明則動無所之非動則明無所用而爲四箴以箸克己之義焉此二程得統于周子者也

北溪陳氏曰朱子解濂溪太極圖有所謂三極云者只是三才極至之理其謂之三極者以是三才之中各具一太極而太極之妙無不流行于三才之中也外此百家諸子都說屬氣形去差了如漢志謂太極函三爲一乃是指作天地人三箇氣形已具而渾淪未判底物老子說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此正是指太

極。莊子謂道在太極之先。所謂太極。亦是指三才未判渾淪底物。而道又別是一箇縹空底物。在太極之先。則道與太極分爲二矣。不知道卽是太極。道是以理之通行者而言。太極是以理之極至者而言。何嘗有二理邪。

又曰。無極之說。始于誰乎。柳子曰。無極之極。康節先天圖說亦曰。無極之前。陰含陽也。有極之後。陽分陰也。是周子以前。已有無極之說矣。但其主意各不同。柳子康節是以氣言。周子則專以理言之爾。

北山陳氏曰。昔夫子之道。其精微在易。而所以語門人者。皆日用常道。未嘗及易也。夫子歿。門人各以所聞傳道于四方者。其流或少差。獨曾子子思之傳得其正。子思復以其學授孟軻氏。斯時也。百氏之說昌矣。孟軻氏歿。又曠千載而泯不傳。濂溪周子出。始發明孔子易道之蘊。提其要以授哲人。既又手爲圖、筆爲書。然後孔氏之傳復續。凡今之學、知有孔氏大易之蘊。大學、中庸、七篇之旨歸者。皆自先生發之。先生之功在後學。深長且遠者。以此也。

西山眞氏曰。元公周先生生于聖道不傳千五百年之後。一旦建圖屬書。剖發幽祕。直指無極太極以明道體。而天地之所以運化、人物之所以生育者。莫不森然畢具于其中。至于人極之立。則嚴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之一言。而天下之動。亦得以貞夫一。此其發明三極之蘊。以上繼洙泗之絕。下啓河洛之傳。使天下後世。復見天地萬物之大全。復聞聖賢修己治人之心法者。幾與伏羲始畫八卦同功。可謂盛矣。

又曰。自湯誥、論降衷詩、人賦物則。人知性之出于天。而未知其爲善也。繼善成性。見于繫易。性無不善。述

于七篇。人知性之善。而未知其所善也。周子因羣性之已言。而推其所未言者于圖。發無極二五之妙于書。闡誠源誠立之旨。昔也太極自爲太極。今知吾身自有太極矣。昔也乾元自爲乾元。今知吾心卽乾元矣。有一性則有五常。有五常則有百善。循源而流。不假人力。道之全體。煥然復明者。周子之功也。

鶴山魏氏曰。周子舊自南服。超然獨得。以上承孔孟氏垂絕之緒。河南二程子神交心契。相與疏淪闡明。而聖道復著。曰誠。曰仁。曰太極。曰性命。曰陰陽。曰鬼神。曰義利。綱條彪列。分限曉然。學者始有所準的。于是知身之貴果可以位天地、育萬物。果可以爲堯舜爲周公仲尼。而其求端用力。又不出乎暗室屋漏之隱。躬行日用之近。亦非若異端之虛寂、百氏之支離也。

又曰。濂溪奮乎百世之下。始探造化之至賾。建圖著書。闡發幽祕。卽斯人日用常行之際。示學者窮理盡性之歸。使通其遺言者。始得以曉然于洙泗之正傳。而知世之所謂學者。非滯于俗師。則淪于異端。蓋有不足學者。于是二程親得其傳。而聖學益以大振。雖三人于時皆不及大用。而嗣往聖。開來哲。發天理。正人心。使孔孟絕學。獨盛于宋朝。而超出乎百代。功用所關。誠爲不小。

臧氏格曰。先生所得之奧。不俟師傳。匪由知索。神交心契。固已得其本流。不然。嗜溪流之紺寒。愛庭草之交翠。體夫子之無言。窮顏淵之所樂。是果何味而獨嚅嚌之邪。故能發前聖之所未發。覺斯人之所未覺。使高遠者不墮于荒忽。循守者不淪于滯固。私意小智何所容其巧。詭經僻說何所肆其誣。功用豈不偉哉。

節齋蔡氏曰。周子圖說。皆本于易。生陰生陽。卽兩儀之義也。五行之用。卽天地數五之義也。二氣之化、萬化之生、聖人與合之事、三才立道之數、始終生死之說、無非取于易者。

山陽度氏曰。太極本然之妙。初無方所之可名。無聲臭之可議。學者之求之。其將何以求之哉。亦求之此心而已矣。學者誠能自識其心。反而求之日用之間。則將有可得而言者。夫寂然不動。喜怒哀樂之未發者。此心之體。而太極本源之妙于是乎在。感而遂通。喜怒哀樂之已發者。此心之用。而太極本然之妙于是而流行也。然已發者可見。而未發者不可見。已發者可聞。而未發者不可聞。學者于此。深體而嘿識之。因其可見。以推其不可見。因其可聞。以推其不可聞。庶乎融會貫通。太極本然之妙可求。而心極亦庶乎可立矣。或者不知致察乎此。而于所謂無極云者。眞以爲無。而以爲周子立言之病。失之遠矣。

又曰。太極者。所以發明此心之妙用也。通書者。又所以發明太極之妙用也。其言辭之高深。義理之微密。有非後學可以驟而窺者。

謝氏方叔曰。道之大原。出于天而具于人心。其大無外。其小無內。蓋混然一太極也。自伏羲繼天立極。因河圖以畫八卦。八倍爲十六。十六倍爲三十二。三十二倍爲六十四。天地鬼神之奧。萬事萬物之理。森然畢備。此伏羲先天之易所以爲萬古斯文之鼻祖也。神農氏之取益噬嗑者。以是。黃帝堯舜之取乾坤至夬者。以是。夏連山、商歸藏亦以是。雖其作用不同。其實同一太極也。降及中古。文王繫卦。周公繫爻。易于是乎有辭。孔子生于周末。晚作十翼。先天後天。互相發明。其紀載于詩書。其發揮于禮樂。其筆削于春秋。

大本大原。曾不外此。去聖寖遠。世之諸儒。或汨于訓詁詞章之末。或溺于權謀功利之習。甚至薄蝕于虛無寂滅之教。其蹂喪天理。滋甚。更千百年。天啓斯道。始有濂溪周先生獨傳千載不傳之祕。上祖先天之易。著太極一圖。所謂太極云者。蓋本于易有太極而陰陽五行人物由此而生。卽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之謂也。自太極分陰陽。陰陽分五行。行分四時。皆指太極之在造化者。自無極二五之妙合。而推萬物之化生。自人物之幷生。而別人心之最靈。自五性之感動。而明聖人之立極。此皆指太極之在品彙者。自其在造化者言之。則卽天地可以推太極動靜之妙。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自其在品彙者言之。惟聖人會太極動靜之全。故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終始不窮。流行今古。此所謂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統而言之。三極同一太極。析而言之。三極各一太極。故周子于圖說之終。斷之曰。大哉易也。斯其至矣。此周子作圖之本意也。至于易通之書。則又與此圖相爲表裏。

曹月川曰。周子五性之中。只箇中是最好底性。蓋中則中節也。

有言太極者曰。先有無極。而後太極。月川曰。只此一句。便見所見之差。流于異端之說矣。如此。則與不相離之言。實不相侔。與老子道生一、而後迺生二。莊子道在太極之先之說。同歸于謬。豈周子之意哉。曰。先生如何說。曰。周子所謂無極而太極者。蓋謂無形象、無聲氣、無方所。極謂至極。理之別名也。太者、大無以加之謂。天地間。凡有形象聲氣方所者。皆不甚大。惟理則無形象之可見、無聲氣之可聞、無方所之可指。而實充塞天地、貫徹古今。大孰加焉。故周子言無極而太極。是言無極之中。而有至極之理。朱子曰。上天

之哉。無聲無臭。而實爲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也。又曰。孔子而後。論太極者。皆以氣言。老子道生一而後迺生二。莊子師之。曰道在太極之先。曰一曰太極。皆指作天地人三者形氣已具而混淪未判之名。道爲一之母。在太極之先。而不知道卽太極。太極卽道。以通行而言。則曰道。以極致而言。則曰極。以不雜而言。則曰一。夫豈有二邪。列子混淪之云。漢志含三爲一之說。所指皆同。徵周子啓千載不傳之祕。則孰知太極之爲理。而非氣也哉。且理。語不能顯。默不能隱。固非圖之可形。說之可狀。只心會之何如爾。二程得周子之圖之說。而終身不以示人。非祕之。無可傳之人也。是後有增周說首句曰。自無極而爲太極。則亦老莊之流。有謂太極上不當加無極二字者。則又不知周子理不離乎陰陽。不離乎陰陽之旨矣。亦惟朱子克究厥旨。遂尊以爲經。而注解之。眞至當歸一之說也。至于語錄或出講究未定之前。或出應答倉卒之際。百得之中。不無一失。非朱子之成書也。近世儒者。多不之講。間有講焉。非舍朱說而用他說。則信語錄而疑注解。所謂棄良玉而取頑石。掇碎鐵而擲成器。良可惜也。

敬軒薛氏曰。周子之學。當時無知者。太極、通書傳之程子。程子以其理微。不以語學者。至朱子始發明之。然能因朱子之言。以求周子之學者。亦未易得也。

又曰。伏羲畫奇耦以象陰陽。本于天地陰陽自然之數。周子太極圖圈子。只是以意取象而已。

又曰。無極立言。本欲明此理之無方所、無形象爾。後人將作虛無之無看。則失周子之意矣。

又曰。太極圖一以貫之。

又曰。太極圖義理精而約、該而備。
又曰。太極圖見天人合一之妙。
又曰。周子太極圖。畫出理氣示人。
又曰。太極圖。一言以蔽之。曰理氣而已。
又曰。太極圖、天地古今、陰陽寒暑、晝夜死生、剛柔動靜無不括盡。
又曰。觀太極圖。皆天理流行發見之實。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立人極。以至與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合德、合明、合序、合吉凶。皆妙道精義之著。
又曰。孔子曰。易有太極。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形而上者之謂道。形而下者之謂器。皆兼理氣而言。周子無極而太極。則純以理言。至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則兼以氣言矣。
又曰。周子作太極圖。乃心得之妙。畫出造化以示人。
又曰。朱子稱周子曰。先生之精。因圖以示。先生之蘊。因圖以發。其曰精者。卽無極而太極、陰陽、五行、男女萬物也。其曰蘊者、卽包涵無窮之理也。
又曰。太極圖用功之要。只在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修之者。修此仁義中正也。悖之者。悖此仁義中正也。故敬則欲寡而理明。寡之又寡。以至于無。則靜虛者正也。義也。太極之體以立。動直者中也。仁也。太極之用以行。而聖可學矣。

又曰孔子言太極是指理言周子言無極是指此理無形而言
又曰周子曰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請問焉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其庶矣乎蓋一卽無極之眞靜虛陰動直陽卽兩儀明通公溥卽四象朱子謂學者能深翫而力行之則有以知無極之眞兩儀四象之本皆不外乎此心而日用間自別無用力處矣
又曰周子太極圖朱子之解以心契心者也熟讀精思二三十年庶得其旨趣之妙殆非淺近之功所可得而窺測也余見說太極者多矣苟非實得眞說夢爾
又曰太極圖說不過反覆推明陰陽五行之理健順五常之性蓋天人合一之道也
又曰太極圖包括天地貫徹古今
又曰太極圖之理自朝至暮說不盡但少肯聽者爾
又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于太極圖見之
又曰周子挺生南服建圖立說以明造化之源性命之微傳之二程以當時無受之者遂不以語人朱子既卽其圖以剖析其旨又卽其說以盡發其奧由是周子建圖立說之意大明學者誠欲求其意當卽朱子之解以求周子之說熟讀精思潛玩默體期以數十年之功俟其融會貫通超然有得于圖象之表庶幾造化之源性命之微天人之理畢貫於一而其實不外乎吾心矣

又曰程子親受太極圖於周子而終身不以語人其慮遠矣後學有未涉四書門庭者開口卽論太極馳心玄妙而不知反求諸己其弊有不可勝言者

又曰周子通書字字皆實

又曰通書一誠字括盡

又曰周子誠上章誠卽太極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卽陽動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卽陰靜也純粹至善者卽太極之理有善而無惡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卽動靜也道卽太極也繼之者善卽誠之源也成之者性卽誠斯立焉元亨誠之通卽太極動而陽也利貞誠之復卽太極靜而陰也大哉易也其性命之源乎易卽陰陽互根動靜循環而性命之源卽陰陽動靜之理太極是也圖與書相表裏如此

又曰周子通書誠上、誠下、誠幾德、聖愼動、道六章只是一箇性字分作許多名目

又曰朱子曰周子通書近世道學之源其言簡質如此則務爲閎衍華藻者去道遠矣

又曰周子論幾字如復之初九善幾也姤之初六惡幾也善幾不可不充惡幾不可不絕朱子所謂近則公私邪正遠則廢興存亡只于此處看破便斡轉了此實治己治人之至要也

又曰周子說幾善惡始于毫釐之閒充越天壤之異爲堯舜皆原于幾之善爲桀紂皆原于幾之惡

又曰中庸只說已發未發周子又指已發未發之閒說幾字乃發前聖所未發也

又曰。伏羲觀象以畫卦。周子原理以作圖。其義一也。

又曰。太極圖說。程子之後。惟朱子知之。宜程子不以語人也。

又曰。周子言幾字。亦自易知幾其神乎之語來。

又曰。性理大全書。以周子太極圖冠于篇端。默識而旁通之。則一書之理。不外是矣。非獨性理大全一書不外乎是。以至五經四書與凡聖賢之言。又豈有出此圖之外者哉。嗚乎。其旨深矣。

又曰。周子通書誠上誠下等章。皆與中庸相表裏。

又曰。周子之學。得于易者多。發明大學語孟中庸者少。然其理則同也。

又曰。朱子作濂溪贊。其曰風月無邊。以言乎遠則不禦也。其曰庭草交翠。以言乎近則靜而正也。其曰書不盡言、圖不盡意。此理之微妙。誠有非圖書所能盡者。

又曰。濂溪先生在當時。知之者少。故從遊者不多。惟程珦知之。使二子從學。遂大明斯道之傳。是則周子從遊者雖少。反勝于從遊者之多也。

又曰。幾字古聖人已言之。至周子發明尤親切爾。

又曰。幾字始見于書。如萬幾時幾之類。至易有知幾之類。周子發明幾字至矣。

又曰。周子論樂至矣。

整菴羅氏曰。周子之言性。有自其本而言者。誠源誠立、純粹至善是也。有據其末而言者。剛善剛惡、柔亦

如之、中焉止矣是也。然通書首章之言。渾淪精密。讀者或有所未察。遂疑周子專以剛柔善惡言性。其亦疏矣。

又曰。通書四十章。義精辭確。其爲周子手筆無疑。至于五殊二實、一實萬分數語。反覆推明造化之妙。本末兼盡。然語意渾然。卽氣卽理。絕無罅縫。深有合乎易傳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之旨矣。

顧涇陽曰。程伯子曰。昔受學于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又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又有詩曰。雲淡風輕近午天。傍花隨柳過前川。時人不識予心樂。將謂偸閒學少年。此以知伯子之未能盡元公也。程叔子狀伯子曰。先生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于諸家、出入于老釋者幾十年。反求諸六經。而得之。此以知叔子之未能盡元公。且未能盡伯子也。

又曰。周元公三代以下之庖犧也。當時二程先生親受學于門。猶未能盡元公。則知元公者鮮矣。紹興間。侍講胡康侯請進二程從祀于先師之廟。乾道間。太學魏掞之請祀二程于學。竝不及元公。則知元公者益鮮矣。至于象山陸子。直疑無極之說出自老子。訟言排之。其門人楊慈湖竝詆通書穿鑿害道。可謂斯文之一厄也。獨朱子與象山反覆辨正。又特爲表章以行于世。而周子之道。煥然復明。且令來者有所持循。因得尋見從上聖賢血脈。其功大矣。

又曰。卓哉。其元公乎。吾始以爲元公也。而今乃知其宛然一孔子也。太極圖說。推明天地萬物之原。直與

河圖、洛書相表裏。通書四十章。又與太極圖說相表裏。其言約。其指遠。其辭文。其爲道。易簡而精微。博大而親切。故可以點化上士。可以鍛鍊中士。可以防閑下士。未嘗爲吾儒標門戶。而爲吾儒者。咸相與進而奉之爲斯文之主盟。莫得而越焉。未嘗與二氏辨異同。而爲二氏者。咸相與退而各守其宗。莫得而混焉。至矣盡矣。誠足以考前聖而不謬、俟後聖而不惑矣。

高景逸曰。先生三代以後之聖人乎。無轍跡可尋。無聲臭可即。無極太極。太極無極。是之謂易妙于未畫。聖人洗心退藏于密以此。

又曰。元公之書。字字與佛相反。即謂之字字闢佛可也。元公謂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會得此語。可謂深于闢者矣。

又曰。大凡斯道大明之日。即是異端附會之時。聖賢因時有作。循其自然之勢而已。夫子沒。而七十子各以其所得者爲學。及其弊。異端竝起。而孟子不得不好辨。千四百年間。儒者不過爲修身謹行、訓詁誦習之學。與二氏蓋判不相入。及周元公開揭蘊奧。而天下始知求之性命之微。異端因之假合。程朱不得不辨者。勢也。故觀魯論而見元公之道。觀孟子而可以知程朱之心。元公之時。明吾之道而已。譬如人之無病。則起居飲食。即是衛生卻疾。程朱之時。吾道已明。必須去其混之者。如六邪外侵。攻去其疾。而元氣始復也。

愚按。濂溪宋之仲尼也。其學廣大精微、純精深密。上續魯鄒之傳。下開洛閩之緒。功在斯文。澤流後世。

自秦漢以來。未有盛于濂溪者也。然聖學久湮。知德者鮮。當時自程大中而外。卽無有知其爲有道者。或謂無極出于老列。或謂圖得之种穆。或謂當時指畫以示二程。而未曾有所謂書。或謂二程言論文字至多、未嘗一及無極字、疑非周子所爲。或謂周子陸詵僧也。說見涑水紀聞。溫公一篇實長厚人也。安知其無所傳授。或謂周子與胡安定同師鶴林寺僧壽涯。一時論議呶呶。金谿之辨詰尤甚。朱子解之曰。無極只是無極。太極只是有理。無極而太極。猶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云爾。乃一言以斷之曰。不由師傳。默契道體。於是周子之論始定、而其書方與語孟竝行。蓋周子之後有朱子。猶孔子之後有孟子。而朱子之於周子。則亦猶孟子之於孔子也。先後一揆。信不誣云。而近今學者。則又謂元公未曾闢佛老。持此以護三教一家之說。不知太極圖與通書中。曾有一言之不軌於正者乎。夫崇正學。卽所以闢異端也。孟子曰。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其元公之謂與。